

顯宗大王改修實錄

第十三卷
自乙巳四月
至乙巳九月

0205358

n6.13

0205358



205358

版次 7. 2. 1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顯宗純文肅武敬仁彰孝大王改修實錄卷之十三

四月朔日丁巳 上御熙政堂受鍼○正言李翊相以月課不製引避遞○戊

午太白晝見○ 上受鍼○以宋浚吉為大司憲李奎齡為正言○遣官祈雨

于三角山木覓山漢江等處○慶尚監司任義伯馳 啓曰流亡奴婢身貢未

收一千七百四十餘同得蒙蕩滌甚大惠也而生存中或有一戶納布四五十

匹一人納十餘匹者蕩滌之令獨及於流亡而不及於此輩臣竊以為現存貧

殘之類亦宜添入其中一體查減請令廟堂參商指揮備邊司以為如是則奸

偽難防不施○已未 上受鍼○以姜裕後為黃海監司李袖為獻納○ 上

引見大臣及備局諸臣禮曹判書李一相曰彗星既滅自 上似當還御正殿

請問於大臣而處之領議政鄭太和曰星變雖滅旱災如此恐不當還御也

上曰非獨旱災彗星亦未知全消何可汲汲還御乎工曹判書鄭致和曰平安

道元會簿之穀曾有轉賣作木之規山郡則買木固當而至於直路及沿海之

邑則所當留儲以備不虞而今聞直路各邑亦以大小米作木云請仍令留置

待年豐買穀以充當初作木之數 上從之○吏曹參判李尚真上疏曰天之

游降災異未有甚於今日彗之初出 殿下亦嘗下懇惻之旨避正殿減膳撤

乙巳

樂矣而修省之方終歸於漸忘了無一事可以振頹綱祛宿弊則國何所圖存
灾何所消弭審理大需逋欠蕩滌等事亦可為弭灾之一端而第惟遇非常之
灾必以非常之道應之先自 殿下所難損者損之然後方可以轉灾為祥易
危為安 殿下之所難損者非內司宮家乎伏願 殿下急先損其所難損者
以為弭灾之第一義也 殿下處委靡之勢少振作之志故國綱日壞私意橫
流祛此之道唯有無私願 殿下裁損內司宮家先示無私端本澄源而使群
臣盡歸於精白淬礪則臣之此言不特為內司宮家之弊也至於民生困悴實
由於治兵多門斂財多歧各自徵督不計歲飢也去年六七月之間禾穀猶茂
及其結實酷被風灾田畝所收三分減二而朝廷待之以豐年之民諸般督納
並及積逋到今民間舉皆飢餒連道路者惟日相續 殿下深居九重無由
盡知而當事諸臣惜財而不惜民其亦無仁心矣兩湖大同斗米之減出於
特命則 殿下之恤民至矣而年事實狀猶不詳聞故所減不多實惠未究且
逋欠蕩滌唯可施於指徵無處非可施於實戶之年凶未納者也臣愚謂亟令
諸道分賑流徙之類均糶在家而餓者凡田徭身役之方督者一切停督向所
謂治兵多門斂財多歧者亦宜就其中害民最甚及不緊者量除之也 上優

答下備邊司終無採施之實○庚申 上受鍼○將行再次祈雨吏曹多以老
病人差獻官 上下教曰凡百祭享無非敬謹之所而祈雨祭尤為重大該曹
乃以年老不合之人循私塞責吏曹堂上郎廳并從重推考以吏曹判書金壽
恒差祭○獻納李袖以與司諫李程有從兄弟相避之嫌引避遞○先是 上
屢命大臣以下別薦人才而頗有濫雜之請故久未調用至是命吏曹與大臣
相議精加甄拔區別等第而調用之曰陞職曰擢用曰陞州牧曰直出六品曰
除職曰隨才收用曰聞見除職與薦者凡八十餘人○東萊府使安縝馳 啓
曰倭人意在換米而故以公買木復舊品為言相持累月尚未停當方夏米貴
民事可慮請令廟堂指揮事下備局回啓公本換米斗數減定則當不限年換
給之意使之開諭非止一再而終不動聽事甚痛駭今明兩年姑令仍前換米
更觀減其米數與否別為議處 從之○辛酉 上受鍼○壬戌遣官再次祈
雨○是時 上曾背及頭部有瘡眼患核患兼發 上下教于入診醫官曰即
今濕瘡已有盛發之漸前頭日氣漸熱眼患復發則將何以治之以此言于藥
房藥房於是啓請浴溫且請更議于大臣 上答曰言于醫官者非欲更詢溫
泉也且與大臣已議於榻前今日何用更議乎未曉啓辭之意也○癸亥藥房

啓曰自 上眼候專由於濕熱之升降則受鍼不過救一時之急至於湯劑先傷胃氣丸藥治熱最緩治濕降熱莫過於溫泉故陳達諸醫之所見而區區過慮不得不并陳矣且諸大臣雖已問議即今事勢異前亦必思所以變通之道請以此意更問於諸大臣○ 上受鍼後都提調許積進曰溫泉之治濕固知神效而兼治眼疾近始訪問則士夫間見效者亦多請勿堅執必於今日內議定何如 上曰初既與大臣面議今雖更議豈異初見乎予非不知溫幸之有弊而必欲往浴者誠出於不得已也議者或有以逆耳不平為言此豈知予之本心者哉積曰近日諸大臣雖請問安之班豈如臣等逐日入診詳知 上候者哉諸大臣不詳 上候之至此故其於溫泉之議有所持難者慮有添傷之患也頃日 詢問之時洪命夏果有逆耳不平等說而此不過率爾之言原其本心豈有他哉厥後命夏詳知 上候頗有悔意李景奭亦聞溫泉之能治眼疾深悔當初所達之誤鄭太和今日送言于臣曰浴溫之舉不可但已雖或收議別無異見須速稟定云願 下藥房之批速令收議以今日決定何如 上遂決意行幸乃命問議于大臣左議政洪命夏對以愚妄之見已盡於前日下詢時今不敢更陳領府事李景奭領議政鄭太和不敢復執前見 上令依

議施行以平山溫泉太熱伊川路險遂定以行幸溫陽○領議政鄭太和右議政許積及備局堂上洪重普等請對 上御熙政堂引見太和曰溫幸之議已定舉行之事不可不預定矣 上曰日氣漸熱則勢難久浴欲於望前作行矣積曰十二日雖吉而日期太迫望後則十七日亦吉云矣 上曰望前如無吉日則定以十七日可也太和曰扈衛軍兵如馬兵則可以致遠而步軍則訓練軍替代於江頭水原軍替代於忠清道界忠清道軍達于溫陽挾輦砲手則以四百名相替扈衛何如 上曰陵幸則例用四百名而此行則以八百名相替方足矣且予意不欲徵兵於外方太和等請擇都監軍壯健者領去各司唯一負陪從而不緊各司勿令從行立撥以傳內間安否而罷承旨內官問安自京至行宮以四日程排日以果川水原稷山為宿所以水原軍六千分為二隊一隊進候江頭一隊留待本府及期相替忠清道軍兵令兵使只發一營兵待候境上馬兵則用都監軍及禁軍以訓練大將李浣為留都大將都總管金佑明為扈衛大將率入直軍士扈衛關中以左相洪命夏領府事李景奭為留都大臣禮曹判書李一相留直藥房禮官以行幸告 宗廟陪從百官及軍兵到溫陽後以本道所在戶曹米給料以 舉動後都城內盜賊竊發可慮以右邊捕

盜大將燕察左邊大將柳赫然使之申明夜禁舉動時一路御供之物俱從

略只令沿路各邑隨所得以進當隨寫故也○夜月犯軒轅星○咸鏡道富寧府海赤三日

○甲子 上受鉞都提調許積等入侍 上問忠清道軍兵不可盡發今欲只

發一營未知何營距温陽最近耶積曰清州營最近 上曰預先分付於兵使

○時京外癘疫熾盛禮曹請依前例十二日先行城隍發告祭十五日遣重臣

設祭北郊 從之○乙丑以南龍翼為禮曹叅判朴長遠為右叅贊呂聖齊為

吏曹正郎成後高為獻納鄭鎰為義州府尹○ 上受鉞後引見兵曹判書洪

重普都提調許積等亦入侍 上令重普及李一相讀行幸儀注節目積曰水

原軍兵不可只令府使領來令摠戎使領來何如 上曰臨時下送兵符於摠

戎使忠清道軍兵亦送符于兵使使之相驗後徵發積曰御營軍則自有大將

可以統領而禁軍及都監砲手馬兵則無大將可屬臣與諸大臣相議則皆以

為衛內諸軍則兵判可以摠領云矣 上曰挾輦軍則兵判為主將其他諸色

軍兵御營大將為主將可也積曰 行幸後闕內或有留門之舉則當稟 內

旨耶 上曰依此為之而軍號預為排日書入自內踏啓字封署藏置于內使

兵曹逐日啓稟以下可也積曰巡將監軍 陵幸時則仍番例也而今則將過

時月似難仍番矣 上曰此亦依軍號例列書以入排日落點以置以為臨時輪直之地積曰政院當盡數陪從乎 上曰承旨二人留院輪直玉堂搃府亦以一負直宿積曰京營供上若往納行在則其弊必多使之直納于闕內何如上從之 上曰司僕馬從行之數不可不減省矣積曰自上意在除弊減省陪從內官故司僕馬減省之數亦多矣 上謂重普曰宣傳官等隨駕者太多宣傳官駕後五負外只十負武兼宣傳官亦十負隨駕五衛將並落後 上又曰搃戎使若臨時往領水原軍則必有將卒不習之患使之先往點閱教鍊臨時來迎仍留鎮水原返駕時來迎稷山積曰到行在後外方軍兵皆將放送乎 上曰御營軍足以環衛外方軍當放送矣 命給馬于王子大臣承旨史官之隨駕者 下諭于京畿忠清兩道監司切勿修治道路或有不得已處不得侵犯民田凡事十分節省俾無民弊仍 命行幸時勿植炬 丙寅日有交暈白虹貫暈 遣宣傳官持標信往諭忠清監司及兵使使發清州營兵迎于境上 丁卯 上受鉞後許積進曰溫幸時凡事雖十分減省至於調護 聖躬之事不可顧小弊也內官雖掌衣櫛而飲饌一節則不可專委飯監曾聞故事有妃嬪陪往之時請以數三內人從行何如 上曰飯監掌饌必不能精潔

而內人率去恐有巨弊矣積等反復固請上從之積曰各邑之接待使星尚設茶啖令車駕所過似不可不設矣上不許○以刑曹判書金佐明為整理使使先往溫陽整理諸事○戊辰太白晝見○上受鍼後清風府院君金佑明御營大將柳赫然請對上引見佑明進曰臣忝叨大將之任而摠府僻在一隅多有拘礙之事賓廳密邇宮內而且是空處入直於此何如上許之佑明日扈衛廳軍官既加十名並臣軍官當為八十人請以四十人相替入直上從之赫然曰車駕經宿之地當嚴設布帳列屯軍兵而如川等處地形狹隘村舍將被毀撤此甚可慮若設布帳於稍遠空隙之地或以數十人或以百餘人間間結陣則似不虛踈而可無毀撤民家之患上從之赫然曰軍中大事當稟達而至於小小節目則不可一一盡稟當自軍中便宜行之矣上可之許積曰即見行宮圖形則狹隘太甚當此向熱之日必有蒸鬱之患臣等以此為慮行關於監司處使之添造矣上曰無乃有未及之弊耶積曰雖毀撤衙舍以成必無不及之患今當急急行會兩整理使今已下去亦必相議善處矣○吏曹啓曰隨駕百官既已抄出啓下而其中司憲府監察專主糾班之任以二負隨駕司僕寺亦二負隨駕司掌寺官負一負當隨駕

上答以知道設庭試取士賜金萬重等十一人文科出身金孝清等四百二十
六人武科出身○已巳太白晝見○擢宋時詰為同副承旨以閔周冕為吉州
牧使吳斗寅為執義○禮曹啓退庭試文武科放榜於 行幸還宮之後○黃
海監司徐必遠狀啓以為臣取考大典則凡 行幸後藩臣別無修問起居之
禮而今此 舉動本為 玉俟不豫萬不獲已在臣子之道含默退坐而 上
體安否只憑道路傳聞其在情禮實是大欠請令廟堂稟定分付下備邊司回
啓今此 行幸時凡所以省減弊端者非止一二而以 祖宗朝故事言之諸
道監司勿使越境問安亦勿別進物膳務簡之意正宜體行於今日請以此分
付 上從之○庚午太白晝見○領府事李景奭請對引見于熙政堂景奭先
陳沐浴將息之方且言畿內湖西民方饑饉又值 行幸雖務省弊豈無弊及
於民者乎宜出各道元穀而濟活之且各道以孝子節婦報于禮曹禮曹轉報
政府而近因多事未遑舉行他道雖未能盡施本道則若於臨幸時特命監司
從實啓聞或旌表或除職至於清白吏戰亡死節人子孫並令一體施行則豈
非聳動人心之一助乎且優老之典亦不可不舉 仁祖朝舊臣亦有年老退
居於道內者矣 上曰是誰也景奭曰前叅判辛啓榮曾在 仁祖朝已經侍

從年今八十九歲矣。上曰：此人已有優老加資之典，耶右副承旨張善徽曰：啓榮年八十時已陞資嘉義，今必有特命，然後方可陞品矣。上頷之。景奭又陳：祖宗朝行幸時設科故事。上命書于小紙以進。○辛未太白晝見。○遣重臣行厲祭于北郊。○上御熙政堂，引見大臣備局諸臣。洪命夏曰：舉動後昌慶宮之宣化通化二門並宜封鎖矣。上曰：昌德宮各門敦化金虎門外亦並封鎖。上曰：舉動後若值國忌，則從官服色宜如何？許積曰：舉動時上下皆服戎服，則便是軍行軍中無變服之節矣。上曰：上服當如何？鄭太和曰：當御戎服而用藍色矣。上曰：舉動後諸道公事當送於行在耶？太和曰：當直達於行在，所而西北兩道路由京都承旨拆見後，其不緊者則可令留置政院。上可之。太和曰：溫泉及所過名山大川皆當設祭。上令禮曹舉行。太和曰：留都百官凡衙日俱會朝房問安于。三殿允合情禮，命夏請定以間五日問安各。司堂上郎廳晝則齊會于本司，夜則堂上郎廳各一負直宿。上曰：晝則齊會夜則依常例，以郎廳一負直宿各司以坐不坐單子呈政院轉送行在金壽恒曰：舉動後除拜之官肅謝一節不可不預定。太和曰：隨駕官除拜他職則只於大殿肅謝留都官中除職者肅謝。三殿後許察任南道守令則詣行

在所下直後赴任似當矣又曰天時漸熱軍中疾疫可慮上曰典醫提調優
賚藥物以去以為救療之地上又曰聞忠清監司所造家舍頗多御室三隅
繚以墻垣墻外造假家百五十餘間其為民弊豈不多乎太和曰此雖有弊不
可已也上曰若設科舉則只行於本道耶抑盡許京人赴舉乎太和曰曾在
仁祖朝設科於公山只令本道人及陪從人就試上曰京中人冒赴叅榜者
當拔去申飭嚴禁洪重普曰露梁沙場沙深沒蹄馬行頗艱若自龍山大路由
尾署迤向西水庫則甚便矣上曰往還時勿築船槍以省弊擺撥以九時定
限使之往返於九時之內而書其發送時俾勿濡滯柳赫然曰整理使金佐明
通報於臣曰忠清道軍兵當於境上待候而素沙前野皆是民田若稍前則便
是京畿地似當差退結陣云矣上曰雖差退數里必擇閑曠無田處結陣之
意分付可也赫然曰佐明又以行宮布帳事問議矣上曰地形低下處設布
帳二層有墻垣處則只用單布帳可也李浣曰布帳二百具已自訓局輸送矣
且溫陽地勢迫隘馬兵禁軍無作陣薊牧之所若擇其旁閑曠有水草處散遣
各哨屯聚相望則不必別設伏兵可得兩便矣上曰若此則好矣命夏曰竊
聞道內父老及鄉士大夫欣見羽旄之美皆會溫陽云宜命無疾驅時或駐駕

勞來兼訪民情 上納之 上謂承旨張善徽曰李領府事劄子所陳何事耶
善徽進其劄 上覽畢曰若致祭于宋象賢則其他表表之人可盡祭乎善徽
曰道內忠節人無出此右者 上曰致祭于本郡鄉校何如命夏曰似不可不
祭命夏又曰所經道路民田傷損處宜計其所傷而償其本主 上曰所經處
則還宮後舉行所駐處則來時舉行可也 上謂李浣曰既不徵兵外方都城
之空虛可慮巡邏一事十分善為之浣曰 舉動後請姑停操鍊 上可之○
訓鍊都監啓曰今當以馬兵五百侍衛而各哨多有闕額又多病馬不得已精
擇四百七十名以從 上可之○ 下教曰從行軍兵頗多而無統御之將散
亂失伍可慮挾輦軍外搃戎使以下並受御營大將柳赫然節制○禮曹 啓
曰取考香室文書及輿地勝覽則舉動所經各邑中祀典所載名山大川只有
漢江及果川冠岳山此則常時致祭之處而稷山聖居山則高麗太祖駐蹕縣
西而祭之我朝 太祖世宗行幸溫泉時亦祭之請並於 大駕宿所之日設
祭冠岳則十七日晚頭設行香祝幣及祭官祭物先期下送犧牲令本道進排
漢江則令該署依例輸送 從之○正言鄭載禧持平魚震翼以武科監試官
有榜目中誤字不察之失並引避遞○壬申太白晝見○以閔宗道為持平權

斗樞為正言○憲府還收尹善道移配之 啓至是停○癸酉 上幸溫陽溫

泉寅時 上御戎服佩弓矢帶劔乘小輿出仁政門外降輿乘馬出崇禮門外

下馬乘駕轎以行領議政鄭太和右議政許積兵曹判書洪重普戶曹判書鄭

致和吏曹判書金壽恒漢城判尹吳挺一知事鄭知和禮曹叅判南龍翼大司

諫李慶億都承旨朴世模左承旨李星徵右承旨張善徵同副承旨宋時喆校

理沈梓副修撰尹深執義吳斗寅持平李暹正言李奎齡及各司官負宗班崇

善君徵等八人儀賓益平尉洪得箕等五人鍼醫尹後益等四人藥醫李東馨

等四人從靈豐君滄兄弟四人亦自願隨 駕武藝別監三十人御營軍一千

二百名騎兵五十名軍牢雜色并四百名大將柳赫然中軍俞控領之禁軍五

百名別將李枝遠領之馬兵四百七十名砲手八百名別將柳斐然韓汝尹領

之○ 命御營大將柳赫然領兵先導禁軍馬兵訓局砲手挾輦訓練大將李

浣率餘兵殿後至江頭落後還衛宮城 命搃戎使具仁堅領水原兵五千分

為二隊一隊陣江南殿後以至水原一隊自水原殿後以至忠清道界上 命

忠清兵使閔震益清州營將李盱領其兵五千待候境上殿後以至溫陽○

命左議政洪命夏留守京城直宿于備局凡軍務外諸事使與領中樞府事李

景奭同議以清風府院君金佑明守闕內與從事官李敏叙直宿于賓廳率軍
官八十人護衛訓練大將李浣領兵陣于北營護衛宮城○遣官祭漢江及冠
岳山○太白晝見○卯時 上至西水庫津頭留都百官及館學儒生祇送于
江頭○ 上御船所命召侍衛諸將及近侍於前頒賜御饌陪從官軍士盡令
先渡命禁軍及挾輦砲手乘船分左右挾御船而渡承旨張善徵啓下船砲
上下船乘駕轎前發搃戎使具仁墜率水原軍陣于沙邊跪謁于路左仍殿後
以行○午末次于果川宿所○ 下教于李星徵曰供上物膳種數太多分付
本道及司饗院從略封進○夕時大雷驟雨雨雹有龍升自江中○甲戌寅時
上發果川晝停于廣州沙斤川 上御幕次引見兵曹判書洪重普御營大將
柳赫然 上謂赫然曰予欲觀水原軍容而昨於沙邊結陣稍遠不得詳見若
令結陣於左右行過其中則可以諦觀赫然曰分付搃戎使陣於前野而左右
札住待 車駕到門後吶喊跪伏仍為前行 上曰可○巳時 上發沙斤川
命御營軍殿後使搃戎使具仁墜率水原軍先行結陣於前野夾路札住命禁
軍馬兵前駟到水原軍陣所左右擺立 上徐行到陣前駐駕軍士開門迎入
上入陣中軍士跪謁吶喊仍作前隊而行蓋 上初欲詳觀軍容而前駟馬兵

喧雜馳突塵埃漲起水原軍亦不鍊習急於前行不成行伍○未時次于水原宿所○太白晝見○遣中使問安于 兩慈殿政院玉堂藥房問安于 各殿留都大臣率三品以上問安于 各殿蓋遵 宣廟朝故事也○ 上微有外感進藥取汗藥房累 啓請留駐觀勢而行 上以有弊不聽藥房又請退軍令時刻晏發宿于振威 從之○京畿監司金壽興狀 啓即伏見 聖教供上物膳從略捧入此實出於省弊之至意而臣子享上之道靡不用極况此封進之物不過山海土產元非難得之物必無貽弊之端而既已措辦請仍為封進 上下教曰今姑捧入而還宮時則更以從略之意嚴明申飭○平山兎山等地雨雹大如鷄卵牟麥木花皆損傷○乙亥 上在水原行宮引見兵曹判書洪重普御營大將柳赫然搃戎使具仁墜問曰前路何處可以結陣耶重普曰此去十里許有山城過山城後有平野道路稍廣左右皆有民田 上曰使之列立於道勿踐禾稼張善徵曰昨日大臣因 下教出處外作門外非但大臣出外為未安有密符不當遠處矣 上曰雖於暮夜必有相議之事使之入處內作門外○巳時 上發水原命搃戎使具仁墜水原府使朴敬祉領其兵先往結陣于山城南廣濶處 大駕到陣門軍士開門吶喊吹打 上駐駕觀

軍容仍令仁堅等殿後而行午末次于振威宿所○整理使金佐明自溫泉來迎引見于行宮○以御寢室修掃不謹頗有土臭京畿監司金壽興待罪啓罷本縣縣令李觀夏上以農時守令遽易有弊命勿罷令監司決棍觀夏于軍門○行大司憲宋浚吉承召上來中路病重不得前進陳疏辭職○丙子卯時上發振威辰時次素沙晝停命招御營大將柳赫然問曰忠清道軍陣於何處赫然曰陣於野中矣上曰軍數幾何赫然曰步兵四千餘人馬兵四百餘人矣上曰御營軍當為前行使忠清道軍出送御營軍前導儀仗後還作門以待○戶曹判書鄭致和請對引見于幕次致和曰扈衛軍兵初令各持五日糧到溫陽後當放料而聞忠清道軍兵調發已久累糧已盡方有飢餓之患六千七百餘人一日之糧當為八十餘石請以稷山會付穀分給到行在後隨駕百官亦當領料一品官給三奴二馬糧堂上官給二奴二馬糧三品以下給一奴一馬糧每一日人各米二升馬各豆三升請以此磨鍊與扈駕軍兵一體分給上從之○上發幕次至素沙橋邊使禁軍宣傳官茅馳馬橋上駐駕以觀之忠清兵使閔震益營將李旰領馬步兵五千結陣于境上上到陣門震益建大將旗幟具軍樂出迎上駐駕觀軍容謂兵曹判書洪重普曰

此軍似勝於水原軍召震益盱於 駕前諭之曰此軍行伍頗整旗幟生色可見爾等勤於職事並命賜馬仍令將其兵作後隊○未時次于稷山宿所忠清監司金始振率其道內守宰祗迎于紅門外○遣官致祭于聖居山○車駕入作門時侍衛諸臣爭先闌入 上令兵房承旨張善徽招問作門哨官惶懼不能對 上曰漢文帝入周亞夫陣中守門之卒拒以軍中不馳至令文帝按轡徐行今此哨官若能執法則雖侍衛諸將承旨各差備猶可結縛稟告也既不能執法又從而變辭極可惡也令善徽監杖哨官二人決棍二十承旨史官各差備侍衛諸將並從重推考推考者至四十餘人善徽陳結縛二字未安上即命改以扶執○大司諫李慶億正言李奎齡請對引見于行宮慶億曰伏聞哨官決棍時有承旨等結縛之教竊以為未安矣 大駕將到作門之際諸臣急於陪衛自致紛踏禁之誠是兩但以結縛二字形諸王言則不可請斯速改之 上曰已改之矣慶億曰外作門大將當主之內作門本兵當主之今乃令承旨監杖哨官哨官乃軍卒之長豈可以帝王之尊下親小事乎今後此等事宜一切委之於內外大將 上曰軍務事本兵外兵房承旨乃其職掌故如是分付矣慶億曰方今本道飢饉民事方急須引接道臣訪問賑救之策斯速

舉行若待回鑿後行之則將失民望矣至於養老之禮褒獎之典亦不可不舉行道內年老人及孝子節婦令監司一一啓聞故忠臣宋象賢趙憲儒賢金長生之墓皆在道內宜遣官致祭 上領之奎齡曰目今旱災孔慘推此一路可知其餘若 下教八道盡蠲賦役則慰悅民心無大於此矣 上曰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國用若支數年則此亦何難善徵曰國用不足誠難廣及只當行之於本道矣慶億曰臣意則雖忠清一道溫陽及所過各邑與他邑似當分別差等矣 上曰然慶億曰素沙橋上令禁軍馳馬此事雖小臣民瞻望之際必以為出於觀戲豈不為 聖德之疵乎善徵曰擺撥九時之限太迫不能於限內往返故左相洪命夏以此意通於臣使之稟達矣 上曰如非緊急公事使之往返於十二時以此分付備局○全羅監司閔維重馳 啓曰外方未決獄囚有使本道從速疏決之 命道內時囚罪人自本道可以議處者或放或決或定配而至於啓聞罪人及罪關倫紀殺人之類申飭推官即行按覈而且念自今年正月至三月審理時其間徒配罪人以徒流案未及上京之故不入於刑曹抄啓中恐非一例均施之道請或令本道參酌疏放或自刑曹抄啓處置事下刑曹回啓以為各道罪人已到配而隨後啓下者亦多初不入於審理別單

中臣曹請姑別錄待畢審理後稟處從之○丁丑卯時上發稷山辰時次
天安晝停○遣官先行告祭于温井○午時駕至温泉自水原以南車駕
所過儒生父老或數十人或百餘人處處迎拜及到温陽夾路十里許連亘不
絕上時駐駕勞問○上御行宮藥房都提調許積率諸醫入診後引見領
議政鄭太和忠清監司金始振太和曰臣觀内外布帳相去太遠若令進設則
雖不添兵自可以都監兵扈衛矣上命進設布帳罷遣忠清道軍上謂始
振曰予之此來想多民弊役民之數幾何始振對曰工役則調用僧軍而不役
農民至於假家則分定於各邑各邑責出於民結何由盡知其數乎上曰用
僧軍幾何對曰不下數千人矣太和以科舉事仰稟上曰人皆懸望而若不
設行則此亦夫人心處也今予此行出於萬不獲已每念道内民弊心常不安
其令該曹設科取人以為慰答之地只許本道元居入籍者赴試武科則除初
試而峻其規矩可也○以旱乾命禮曹急行祈雨祭○罷遣清州營兵留兵
使閔震益協守行宮只以訓局御營軍扈衛設外布帳周圍五百步以倣都城
大臣及整理使留駐内布帳周圍三百步以倣宮城政院玉堂兵曹摠府及侍
衛諸將入直其餘各司皆在外作門外○下教政院曰守令多以差使負留

在者當此農時其弊不少差使負使之兼任其餘並還任所物膳差使負徃來
亦有弊只定一負各邑物膳進上時陪持吏來到則差負依司饗院例監進○
上始洗手于溫泉蓋以是日消吉故也○太白晝見○前判書趙啓遠退老于
保寧至是來謁○下教曰農節民弊可慮水刺間定送汲水軍及諸處定給
者併罷送○留都大臣以宮城都城宿衛無事及烽火單子逐日 啓聞○戊
寅 上在溫泉行宮始沐頭部政院玉堂藥房二品以上朝問安沐浴後亦問
安政院玉堂藥房又夕問安日以為常○兵曹判書洪重普請令挾輦砲手晝
則輪回替出夜則盡數守直 從之○大司諫李慶億等啓曰昨日布帳外聚
會父老有計數以啓之命 聖意想必有在而政院只憑本邑所告泛然只以
七人書 啓致令下問之意終歸埋沒請當該承旨推考 上從之○ 上以
政院所 啓父老七人太少更令監司詳問以啓監司金始振更以百七十人
書啓 上命賜年九十者米五斗石魚二束八十者米三斗石魚一束七十者
米一斗○己卯夕大雷電風雨 上在溫泉行宮○引見領議政鄭太和右議
政許積兵曹判書洪重普太和曰今此設科只為慰悅本道人心若許陪從官
及隨 駕武士赴科則此道之人將不得參榜豈設科之本意哉莫如別錄隨

駕武士還都後別為試取添入於庭試從官則勿許赴試 上曰如是則武士亦不至缺望矣太和曰武科規矩不峻則回鑿之前恐難完畢 上命取百人規矩定以柳葉箭一巡二中太和曰前叅判辛啓榮年近九十病不得進謁似當特加 恩典而其餘年老之人無論有官與否盡給老職帖則人之感悅必倍於食物 上曰辛啓榮令該曹特為加資太和曰聞諫臣請祭忠臣儒賢之墓而李舜臣墓亦在道內祠宇在牙山請一體致祭 上從之太和曰前者李景奭之請對以賢者載後車為言自 上宜優禮而致之 上謂右承旨張善徵曰宋二相及大司憲處遣史官以予當久住待病少間來見之意下諭時末

為右贊成宋浚吉為大司憲

○遣中使問安于

兩慈殿

○下教政院曰雨下如此扈衛

軍兵何以得免沾濕政院

啓曰問于各營則軍士皆有袂布帳得以庇雨矣

○坡州驪州利川長湍等地大雨雹或如栗或如雉卵兩麥木花盡被傷損○龍安民十三歲女兒及平澤女人震死○庚辰 上在溫泉行宮○太白晝見

○執義吳斗寅等

啓曰今此舉動為慮外方之弊隨 駕諸司既令各自供

頓而政院使令責出鋪陳於差使負肆然凌辱事甚可駭請令攸司摘發治罪官負亦難免不能檢束之失當該承旨請推考 上從之○ 命兵曹判書洪

重晉巡視陣中點閱戎器勞問疾苦○右贊成宋時烈赴行朝到公州山寺以病不來陳疏辭職 上答曰子因疾病作此萬不獲已之行唯望與卿相對以紓予懷而又以疾病陳疏予甚缺然茲遣史官以布子意卿須體予意亟回還心宋浚吉亦上疏辭職 上一體答之○京畿監司金壽興馳啓請於水原振威兩邑客館添造涼房 上不許○辛巳 上在溫泉行宮始浴湯藥房入診上謂許積曰近見各邑物膳其數太多至於生獐尤是難得之物而逐日供上其弊如何積曰聞各邑之民舉皆欣然相告曰吾君有疾駐駕道內其於供上之物何敢不盡力乎如生獐之類一心合力期於必致故逐日供上而無難得之弊矣 上曰物膳太多予心不安生獐則間三日封進其他物種亦量減○賜百官浴于北湯○前叅判辛啓榮以老病不得迎謁陳疏待罪 上優答之○南陽雨雹如鳩卵○壬午 上在溫泉行宮○太白晝見○藥房入診刑曹判書金佐明請對入侍曰頃日審理時盡放徒年而其餘則未及舉論故其文書今方持來當此臨幸之日疏決本道罪人則亦可為慰悅民心之一助矣 上曰其文書修正以入佐明曰居民田土之在宮牆內者六結此外人馬蹂踐者亦可九結餘布帳外民居有十餘戶而亦皆失業云大同米數百石方在本

郡若命分給則民必感戴矣上可之佐明日扈衛諸軍終日無事至於昏
睡易致生疾宜令依中日例試射放以兵曹輸來綿布賞之以為激勸之地積
曰司僕亦有輸來綿布以此繼之則可無不足之患矣上從之佐明日扈衛
軍不可不一次犒饋上曰分付監司使之犒軍還都時亦令戶曹犒軍津頭
○下教于政院曰溫泉近處民人等或有撤其家舍者或有空其廬而露處
者且布帳內外田土不得起耕者亦多予甚愍之其令宣惠廳為先題給米豆
以為目前糊口之地○遣史官往諭于右贊成宋時烈大司憲宋浚吉○前大
司憲尹文舉以病不得迎謁陳疏上優答之○癸未上在溫泉行宮○太
白晝見○雷震獻陵松樹○挾輦砲手二人病死上令該曹舉行恤典以
醫官不能着意救療從重推考○甲申上在溫泉行宮○太白晝見○設行
文武科庭試于行宮之外命領議政鄭太和大提學金壽恒掌文科兵曹判
書洪重普掌武科不入戶籍者及隨駕百官道內守令並勿許赴隨駕武
士命還都後別為試取文科取洪宇紀等六人○乙酉上在溫泉行宮○
太白晝見○上以本郡人無參榜者非設科本意命取次上等落幅以入
其中五人皆溫陽人上特命並賜及第鄭太和金壽恒等以為格外賜第至

於五人太過請於其中更加簡拔 上從之取趙爾炳宣若奉林濡三人賜第
趙鳴漢申漢宣二人令該曹除職後並除濡尋以冒籍拔去

五月朔日丙戌 上在溫泉行宮 引見領議政鄭太和刑曹判書金佐明天

司諫李慶億等 上曰武科何時當畢太和曰當畢於初四五日間矣若知

回鑾之期則可以放榜於此矣 上曰欲以十一日間旋軫矣太和曰若造紅

牌及賜花則似無不及之患以十一日放榜十二日 回鑾則好矣且隨 駕

武士之還都後設科亦似煩瑣初五日犒軍後仍試取一時出榜何如 上從

之太和曰 回鑾時亦將徵發本道軍兵乎 上曰予欲以馬兵為前隊步軍

為後隊而毋發本道及水原軍太和曰甚當 上曰今見忠清監司狀啓民間

麥前十餘日將不得支活云分付本道特為賑糶流離丐乞者則白給可也佐

明曰行宮之外有古井曾聞 世祖朝臨幸時泉水湧出以為神井立碑記事

至今尚存而字畫漫漶不可識竊聞掖庭有刻手請使之改刻 上從之慶億

曰 車駕遠臨下邑實是曠世之舉宜行非常之惠以慰民心 上曰謂民役

蠲減事耶予欲於回鑾時議定故未及分付矣太和曰臣意亦然不獨此邑所

過郡縣皆留 聖念則實是美事慶億曰民間身役之苦甚於田役而自前朝

家軫念只及於田役而不論身役民之呼寃職由於此悅民之道莫如變通身
役且老人題給食物之意曾已仰達尚未施行矣上曰老人曾令加資又不
可盡給食物只九十以上者題給食物太和曰請令監司精查本道人以聞而
先自本郡舉行上從之慶億曰本道人才亦訪問于監司令兩銓收用從
之 上曰忠孝節義人何以為之太和曰此則不可粹然行之令監司必以行
誼表著衆所共知者啓聞施行上從之且令沿路各邑老人并抄啓加資食
物一體行之○遣禮官致祭于儒臣贈領議政金長生忠臣贈吏曹判書趙憲
贈吏曹判書宋象賢贈右議政李舜臣○大司憲宋浚吉來謁上引見于行
宮浚吉曰玉侯未寧遠臨下邑當初區區憂慮何可盡喻近問湯沐之後快
收神效此實宗社臣民之慶而臣有狗馬疾今始來詣不勝惶恐上曰眼
疾自春初復重始知出於濕熱故或望萬一之效為此非時之舉雖欲除弊猶
未免驅使農民極以為悶而唯幸卿之所居不遠一者相見予日望之今得見
卿子喜如何浚吉曰臣頃喪壯子不能理遣自致病敗常恐死亡無日不意今
者復見天顏感淚自零臣雖退伏田野日夜所望者只在於聖體日康聖
學日進聖敬日躋聖澤日流而今乃不副所望猷猷之憂日以益深臣實悶焉

今幸收效於湯泉還都之後凡事尤加勉勵則豈不幸甚。聖志未能堅定每於疾病之中一任頽塌此臣所大憂者昔朱子常有眼患而其立志下工不以眼患有所前却至有恨盲廢不早之言蓋謂其合眼用工學力益進也臣未知殿下之用工果如是乎。殿下苟能奮發大志雖有眼患何事不可為引接臣隣縱不能頻數時時召入卧內訪論治道令玉堂儒臣講義承旨持公事啓讀卧而聽之則豈有廢事之理乎今乃全廢經筵十年不御公事留滯浹旬乃下此皆志不立之致今若於行宮之中時接儒臣講論經義則顧何妨於調病之道乎今此行幸出於萬不獲已而凡百措施多有慰悅民心者遠近莫不感祝。玉候收效固是莫大之慶而民情悅服其幸又不下於此此實轉移之一大機會也。上問卿新從鄉居來民事如何浚吉曰今年飢荒之慘甚於辛丑壬寅而朝廷尚不顧恤此實監司守令不能仰承德意以致民怨如此。上命招領議政鄭太和謂曰今聞都憲之言本道飢荒特甚與前日所聞相左故欲相議耳太和曰臣亦不知年事之至此聞大司憲之言飢饉之慘甚於辛丑云此由於守令不報監司監司不報朝廷使民間疾苦漠然不聞請推考本道監司分給穀物急速賑救。上從之浚吉曰即今守令亦豈無彼善於此者

乎以臣所聞則茂朱縣監南得朋雖無朝廷命令誠心賑救頗能濟活合有褒賞之典矣且以道內事情言之則舒川僧變極可寒心蓋千房寺僧實是亂賊也李翊漢令楊逸漢往捕而逸漢處事顛妄此非翊漢之罪及其置對之時不能直陳此則罪也而若論以欺瞞則非本情也物情皆惜翊漢之不能窮捕而翊漢反以此被罪故人皆憤鬱矣 上曰翊漢非以此被罪不報朝廷擅發軍兵故罪之耳浚吉曰金始振所報亦未妥當而李慶億啓辭有無辜僧人之語故聞之者皆以為駭矣所未可曉者朝廷不信翊漢啓本而偏信始振啓本翊漢則被囚於京獄僧徒則囚繫于此刑罰之無章如此何以服人心乎聞首倡僧人尚在獄中若令梟示本郡毀撤其寺勿令重建而放釋翊漢則朝家處置庶乎得宜矣 上皆從之翊漢減等浚吉請以別諭召李惟泰尹宣舉 上令政院下諭浚吉又陳衰病乞解本職 上不許○ 下教于京畿監司所過各邑老人年八十以上者詳查啓聞○ 丁亥 上在溫泉行宮○ 命賜大司憲宋浚吉糧饌○ 大司諫李慶億引避曰前日本院論罷申嵩者啓辭中有營將撲殺無辜僧人之語此非臣之臆說也取見本道查啓則營將楊逸漢杖殺三僧而初不取服使其陪吏搆出招辭以為他日發明之地且其三僧中一人則

他處流來一人則屬寺居僧臣意以為既非千房寺僧而徑先撲殺謂之橫罹無辜亦無不可故以此措語非謂一寺之僧盡是無辜也今者憲長陳達於榻前臣何敢晏然乎憲府處置請出從之○右贊成宋時烈行到公山以疾不進及道臣傳諭疏批史官又來諭聖旨時烈付史官以啓前進之意○江陵雨雹又下霜○戊子 上在溫泉行宮○下教于政院曰隨駕武士明日連為試取犒饋則退行於畢試後○己丑 上在溫泉行宮○太白晝見○上以回鑾時天安路頗迂議自行宮直向稷山使整理使金佐明忠清監司金始振看審直路形勢以溝塍交錯除道有弊仍定以天安作路○庚寅 上在溫泉行宮○武科出榜取崔應逸等一百七十九人並付禁軍○溫陽生負李文榮等上疏陳八條其一請定校生三年一汰之法其二請給學田其三請加定湯井守軍其四請減本郡軍額其五請加給本郡奴婢其六請放本郡灾傷差錯人定配者其七言本郡故學生孟喜妻趙氏之孝行及故叅奉趙相禹之忠孝故處士尹倪之學行忠義李之獻妻及其弟之璜妻丁氏之節行請令禮曹稟處其八言林濡冒籍赴試之罪 上下備邊司回啓忠孝節義之人待本道啓聞後稟處林濡入籍與否令本道查啓其餘勿施○免禮山騎保朴孝一

身役孝一孝子朴忠之孫也忠與其弟良以孝友聞於鄉里 宣廟朝旌門又命免其子孫軍役至是孝一充定軍保監司金始振以其狀上聞請依受 教免其軍役 從之○辛卯 上在溫泉行宮○以辛啓榮為知中樞溫陽老人朴春華等十五人加資○犒饋扈衛軍兵○溫泉近處居民及布帳內外田土被害家舍撤毀人及湯直等並 命分給米豆田土被人馬踐踏者亦 命計給米豆○全羅道珍山長城昌平興陽光州高山等地雨雹○壬辰 上在溫泉行宮○以金佐明為藥房提調時都提調許積發腦後腫將不得隨 駕政院請權差提調一人 從之○ 下教于政院曰延平府院君在世之日 仁祖大王眷遇隆重今者諸處致祭而獨不及焉言于禮官從速舉行○右贊成宋時烈來謁 上引見于行宮 上曰自春初眼患深重為此不得已之舉一路民弊不言可想予心之不安顧如何哉唯是沐浴以後頗有顯效此可幸也時烈曰得效速則失之速徐徐收效幸甚臣痼疾在身事與心違區區願忠之意亦已相左故每於䟽章敢乞遞免揆以分義極知猥濫而第臣尚忝貳公之任名在備局之列至於祭酒專掌教習之責身居草野虛帶職名至於此久乞並許遞免 上曰自辛丑相別之後忽已四五年每以䟽批略陳眷眷之情而

齟齬文字何能盡予之懷今予來此所幸者卿等居在近地今卿與都憲相繼
來見予心之喜何以盡言今予病向差卿須與予偕歸出入經幄教導寡躬卿
之職名皆係閑務何必遽解乎時烈曰臣濫蒙先朝不世之遇荐辱當予
非常之眷臣雖捐軀粉骨何能報其萬一而疾病沉綿重以罪戾山積每於中
宵撫枕流涕只緣聖明不諒危衷職名在身前後召命非止一再臣雖至
頑苟有一分可進之勢何忍一向退伏以負聖上厚望哉上曰罪戾之說
是何言耶每見卿疏常有負罪引咎之意心甚不安矣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此
等說話不須提起也卿之疾病予亦詳知雖欲留卿豈以職事煩卿乎唯願出
入經筵勉盡教誨之道以補寡躬之不逮共扶國勢之孤危則豈非古人所謂
報先帝忠陛下之事乎時烈曰自上明並日月仁同天地每於微臣曲賜寬
假而第念朝廷非君上獨斷之地若公議峻發則聖明雖欲終始曲全有不
可得矣臣行身無狀為臣不忠多少罪戾積萃于身豈可更廁於朝班乎上
慰諭備至命賜糧饌○癸巳上在溫泉行宮○大殿別監四人橫暴於村家
大司憲宋浚吉聞之言于政院以啓上令兵曹決棍○護軍李惟泰來謁○
前執義尹宣舉承召上來陳疏行宮門外退居村舍以埃命○執義吳斗

寅正言李奎齡以武科榜目換書居住而不能詳察引避獻納成後高以前任
洪陽時逋欠未收牧馬致斃方在查覈中引避並遞○令統制使鄭傳賢造佛
狼機四五號并五十位正鐵子砲二百門箴鐵一百箇足鐵每位一箇輸送于
江都○甲午 上在溫泉行宮○太白晝見○ 命賜護軍李惟泰前執義尹
宣舉食物○藥房入診 上引見兵曹判書洪重普副護軍李惟泰 上謂惟
泰曰爾前者上京時多有相議措處之事而值予疾病連仍纔得一見遽爾還
歸心甚缺然今此相見誠為多幸還都之日欲與爾偕往昔年所陳之事相與
議定惟泰曰臣疏所達皆是古人已陳之說至於時宜之合與不合自有廟堂
公議臣之有無何關 上曰欲用其言而不與其人相議可乎惟泰以母老為
言 上曰雖在京從仕之人亦有受由覲親之規爾欲省親往來何妨刑判金
佐明曰平日所難致之諸臣今皆來會亦是難得之期若於 回鑾時盡載後
車則豈不美乎尹宣舉今方待候於近村若召見則幸甚 上曰後日當與之
相見耳○乙未 上在溫泉行宮○太白晝見○ 下教于政院曰回鑾時物
膳只令進排於宿所晝停則振威外皆勿進○右贊成宋時烈上疏乞免且辭
糧饌 上優批不許○司直趙啓遠上疏自陳衰病不得扈 駕還都且備陳

本道民瘼 上答以優批○副護軍李惟泰上疏辭食物 上不許○前執義
尹宣舉陳疏退去宣舉承 命赴行朝者只欲一陳情而歸 上命給食物且
欲召見宣舉不自安且以為於義不當受食物遂拜疏徑歸忠清監司輸送食
物于寓舍則已去矣疏聞 上答曰聞爾之來心自欣悅方欲面諭予意矣聞
爾之去予心缺然不知所以為喻也爾毋固辭從容上來以副予意○定山人
忠義衛趙技上疏請旱田亦給災諸色軍兵役布均一分定設行五家統以防
隣族侵徵之弊又行鄉約以明教化下備局無所施行○丙申 上在溫泉行
宮○放文武榜于行宮○贈故正郎趙爾翮左承旨學生尹倪義禁府都事以
其孝行表著也○賜湖西畿內老人年八十已上者堂上帖凡三百餘人○以
吳始壽為執義姜鎬為獻納李翊相為正言○ 上御行宮命召領議政鄭太
和刑曹判書金佐明審理道內流配罪人放二十五人減等一人○命引見右
贊成宋時烈大司憲宋浚吉副護軍李惟泰忠清監司金始振 上曰蠲賦事
欲與卿等議定他邑則雖追後為之而本邑則必欲趁此時議定使知朝廷德
意太和曰若欲減租則當就大同田稅中量減 上以問始振始振對曰以各
邑立役輕重言之則溫陽外稷山禮山新昌大興天安等邑為一等牙山水川

全義鎮川公州等邑為二等其餘則不過分定諸物而別無立役之事今此蠲
減之舉似不當一例遍及矣 上曰溫陽則盡減田稅一等邑減收米二斗二
等邑減一斗浚吉曰臣在鄉聞民之身役最為偏重疾苦愁怨近來特甚頃者
身役及官糶逋欠有蕩滌之命而終無及民實惠故民皆失望蓋官糶雖令
蕩滌而守令以未捧為已捧故實無蕩減之事且指徵無處之類只舉逃故者
而貧殘丐乞不入其中民之不知實惠良以此也民之至痛莫如身役必有別
樣處置然後可慰民心當以博施為主太和曰博施豈不好而任事者及監司
皆以為難矣 上曰身役若難猝變則通一道分為三等區別蠲減何如太和
曰然則一等減三斗二等減二斗三等減一斗請使監司舉行 上可之浚吉
曰今日民心實為可嘉自聞 上候平復莫不喜躍到處皆然臣恐區區蠲減
不足以少答民望矣 上曰然則通一道春秋收米各減一斗始振曰身役之
苦倍於田役一家所納或十餘匹或至二十餘匹雖士大夫家尚難辦出况小
民乎兒弱之勿為抄定雖有命令而良民日少故兒弱之充定如前以此小民
推剝之怨專在身役實可哀矜况此外又有隣族之害尤極慘毒者乎浚吉曰
始振之言是矣今日大臣及道臣皆在於此與之商議勿論逃亡與否貧不能

備納者精查蕩滌何如 上曰分付備局詳查以啓時烈辭本職及所兼祭酒
 且乞沐浴溫泉以為落後之計浚吉亦陳病不能從之意惟泰又以母病乞歸
 上曰雖不能一時隨往待其差復上來亦可予當行待卿毋負予至意浚吉因
 言年少臺官雖或過激常務含容不加摧折乃所以開言路近來如李敏叙金
 萬基閔著重年少中敢言之人而久靳天黜似非清朝美事古人有佩弦韋以
 治其病痛者察病加藥實是下工夫處望加意惕念 上領之○ 命給馬于
 右贊成宋時烈大司憲宋浚吉護軍李惟泰皆辭不受○ 右議政許積病不能
 從行使之落後且 命給馬○ 丁酉 上發溫泉行宮○ 大司諫李慶億正言
 李翊相請對于 駕前言右贊成宋時烈將自此落後請別諭使之隨駕 上
 遣右副承旨張善徽傳諭時烈啓以追後上去之意○ 以日氣極熱挾輦砲手
 難以得達 命分三運交替扈衛以馬兵及御營軍迭為前後隊以行○ 晝停
 于天安夕次于稷山宿所○ 護軍李惟泰隨 駕到天安陳疏退去○ 戊戌
 上發稷山晝停于振威未時次于水原宿所○ 大司憲宋浚吉到成歡病不能
 隨 駕上疏辭職 上遣史官諭之曰今見卿疏以病不得上來且驚且歎無
 以為懷頃日榻前相對說話卿其更思之從容調理上來毋負予至意仍下教

政院遣御醫看病○己亥 上發水原次于果川晝停○ 命御營大將柳赫然先往江邊以待○大司諫李慶億正言李翊相請對 上引見慶億曰忠清一道舉蒙蠲役之惠至於山郡全無勞苦之事而亦在蠲減之中獨於畿邑未有恤典京畿所經各邑依湖西例一體蠲役似為得宜若以蠲減太多經用不足為慮則以湖西山郡所蠲收米二斗中一斗推移蠲減於沿路畿邑何如上曰還都後當議于廟堂處之耳○ 上發果川百官插羽橐鞬以從 車駕到江邊柳赫然具甲胄迎于軍門 上駐駕移時命改排方陣且令作出兵接戰之狀以觀其坐作進退之節少頃 上駐駕于船所命承旨藥房侍衛諸將皆入待命宣傳官持信箭招赫然及中軍俞控謂之曰今者往來不但多有勤勞御軍有法不敢出入村舍今日結陣時隨其號令不敢違越予甚嘉之仍賜赫然仗馬甲胄控甲胄○犒饋諸軍於江岸既畢以次先渡 命柳赫然將其兵前行遣標信命訓練大將李浣將其兵結陣於道左而分左右劄住以待車駕蓋將觀其軍容也○頒御饌于從臣○ 上發船所至訓局結陣處訓局軍兵不為劄住於道左就露梁沙場結陣 大駕到陣前作門將官請標信開門大將李浣具甲胄建旗鼓迎于軍門 上入陣中陣門隨閉承旨史官皆不

得入 上獨周視行陣訖命旋駕以傳命失旨罪宣傳官李東榮酉時 上還
宮 上自有眼患以來書冊中字畫幾不能辨及是浴溫後大收其效文書細
字了然明白而濕瘡核患幾盡消散完合矣 ○庚子禮曹以星變既消雨澤連
下請還 御正殿復常膳 上從之 ○東萊府使安縝以倭人求買駿馬馳啓
請勿許下禮曹回啓以為買馬有前例宜令本道許買 從之 ○辛丑大司諫
李慶億以前任忠清監司時道內田訟久不決折刑曹方請查出推考不可仍
冒臺職引避遞 ○咸鏡監司閔昂重狀 啓曾因金壽恒上疏有本道武士試
才啓聞之 命矣臣與北兵使同會行營試才取優等者崔挺元等七人以聞
下兵曹回啓居首者請除邊將 從之 ○壬寅遣禮官致祭于故名賢金淨宋
麟壽 上在溫陽時宋浚吉言兩臣為小人所陷冤死於己卯乙巳之禍墓在
道內請與宋象賢等一體致祭 上以回鑿已迫命於還都後舉行至是遣官
祭之 ○東萊府使安縝馳 啓曰自前倭館有守門軍官又有伏兵不許任意
出入近來館倭托以漁菜買賣擅自出入至於往來十里外山寺而訓導譯官
守門軍官匿不以報釜山僉使亦不馳通事極寒心守門軍官輩並嚴囚以待
朝家處置請復設漁菜市於館門外以防倭人遠出之弊下備局回啓請令道

臣拿致小通事守門軍官伏兵將于營門各別嚴刑僉使盧錠及當該譯官拿問東萊府使安鎮推考漁菜市使之復設於館門外從之○黃海監司徐必遠狀啓安岳長連長淵戰船蔽泊處距官門遠故置之相忘之域而所江白翎只有戰船一隻今若以安岳等邑戰船移給一隻於白翎二隻於所江則常時周防必勝於三邑請令廟堂指揮備局回啓請令道臣與該邑守令商確舉行從之必遠又言兩西軍政拋棄已久戰船軍器無一可恃戰船則請依法修改軍器則請以都監鳥銃數千柄移給備局回啓請依狀啓施行鳥銃亦令參酌分送從之○弒主罪人菴龍生男德非等伏誅以罪人等時居罷廣州府尹李檜南陽府使李之翼南陽降為縣廣州以陵寢所在不降○平安道殷山民家鷄雛兩脚後又有兩脚狀如兩鷄○癸卯以鄭萬和為大司諫○咸鏡道永興兩電○宣惠廳啓曰溫泉行幸時忠清一道大同收米十斗內特減二斗矣今以甲辰實結槩之則十二萬一千二百結二斗減捧之米當為一萬六千一百六十六石零八斗出米之數當為六萬四千六百四十七石零而京廳各司棗盛御供以下諸般貢物價應下之數五萬二千三百六十七石零本道各營各邑需用之數亦至二萬一千九百七十七石零本道留儲餘米不時用下者歲不

下八九千石以此計之則應捧六萬四千六百四十石應下七萬四千三百三十石不足之數無慮萬石而曾於凶荒蠲減之歲貸出各司米布銀貨而未償者米六千八百六十三石銀貨六千六百四十六兩綿布一百八十同今若減此收米二斗而不減元貢物則本廳形勢決難支吾而既下成命不可反汗若以本道見存餘米九千石推移添補則雖未准於不足之數庶可以拮据支過請以此分付舉行從之○甲辰掌令南天澤以本府之坐與監察相揖時禮貌差失引避掌令崔逸持平閔宗道以不能痛禁宰牛仍舊徵贖見斥於諫臣引避並遞○乙巳大司憲宋浚吉來到城外上疏辭職上答曰頃於路上見辭歸之疏予甚缺然矣昔疾今瘳已到城外予心欣喜曷勝喻哉惟卿善保氣力以補寡躬所辭本職今姑勉副卿毋生歸思從容留在以副予望仍令該曹依前繼粟繼肉○丙午咸鏡監司閔昂重狀啓本道會寧以北五鎮近以越邊胡人往來頻數人心洶懼外村居住之人入保城內似聞丐知介種類本在雪海島中清人遷三百戶於厚春又揀其材力者移于寧古塔因諸胡陵蹙憤怨逃走諸胡為捕此輩往來頻數云此言雖不可知其必然而五鎮與胡只隔一小江從前事變出於頃刻民心之疑懼勢所然也而邊邑邊堡無一可仗

且其堡將甚不擇送問情文狀亦不能詳悉請此後差遣一依 祖宗朝故式
以有才望者擇送且以南方烏銃數千柄兩西軍布若干同移給以為陰雨之
備備局回啓北道胡人之往來雖未知為何事在我慮患之道不可少忽而但
攷北道軍兵及軍器數則砲手五千四十九名烏銃六千四百九十九柄狀啓
所云未知其故更令詳查以聞且令本道煮取礮黃而鉉丸價布則當於賞格
軍布入送時添送邊將則令該曹擇送 上從之○司諫李程以曾為武科監
試官榜目誤字不能覺察引避遞○丁未以宋浚吉為左叅贊李慶億為大司
成鄭知和為大司憲金萬基為司諫李袖李暹為掌令趙聖輔魚震翼為持平
閔周冕為廣州府尹吳斗寅為副校理郭聖龜為獻納擢姜鎬為吉州牧使○
右贊成宋時烈自溫陽追後上來行到水原稱病退歸陳疏辭職且曰臣有至
冤極痛者曾於 榻前實欲暴其一二而惶恐不敢今病如許萬一朝露溘然
則抱冤泉壤私恨無窮故今略陳其梗槩夫君臣之義即天之經地之義民之
彝不可頃刻而無者臣雖無狀亦具人形其於此理奚獨全無哉只是身居下
流衆惡皆歸一人造謗百口和之鑠金成虎無路自解臣之情勢其亦感矣蓋
昔國有 元子之慶也宇內含生無不欣聳雖在草野之踈遠皆有以自露其

頌賀之情而臣於其時適有待罪事惶恐縮伏終不敢自同諸臣以伸螻蟻之
忱蓋其理勢然也不料因此漸有謗言展轉連仍以至今日乃有臣子所不忍
聞者至謂前日許穆之疏亦且為臣而發噫羊叔子豈是鳩人者而人之為言
乃至此哉臣非不欲刎頸截頭以自暴白而又自思惟天日在上覆照無遺雖
有讒者百人獨何憂焉每以此自解而時又自語以為今世不悅於人者不為
不多而此等口語獨萃於臣身者其故何也常以此自悼居則忽忽如有亡出
則茫然無所如對人則赧然而不能舉頭每以為如此而生不如死之久矣臣
之所親見臣如此每與寬譬以為 聖明之世讒言胡得焉臣以為吾非謂
聖上疑我而罪我只是人臣受此惡言是為罔極爾臣安得不焦心腐骨時又
說邑於暗中也噫人臣愛其君而稱願者無所不至而論其大者則豈踰於宗
廟饗之子孫保之哉臣於我 聖考欽仰頌慕奚止於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每
以為 聖德至善雖萬世不可泯也頃歲不知何人造為飛語謂臣嘗謂 孝
宗大王不當入 廟是臣於 君父不欲其宗廟饗之也今者又有此謗是臣
於 君父不欲其子孫保之也臣之罪惡何至於此今日為臣之計只合杜門
念咎齧舌枯死以謝人言而已此外誠無自處之道矣伏乞 聖慈愍之哀之

臣所有職名亟命遞改俾得安意退伏以畢餘喘實聖朝終始生成之恩也上答曰省卿之䟽如失左右手古人雖遇罔極之流言終無廢仕之事者此誠情意相孚而然也予以卿知予意久矣今何因一浮薄之言棄予若是温泉發行時承旨回告之言今猶在耳其缺然之懷當復如何孟子論橫逆之旨至矣惟卿念哉速改遐心以解予如渴之望遣史官傳諭○初元子以辛丑八月誕生朝廷設慶科取士宋時烈之門徒申曩者揚言士不當赴此科其言絕悖蓋其意在於國喪纒過之後生人皆掩耳疾時烈者遂謂曩之言即時烈之指而䟽章之不賀亦出於此意其言與已亥衰免之謗合而為一時麟坪諸子實為一邊人宗主而長在上左右時烈又以閔維重隧道之議重忤於戚里或疑讒言已入左腹人心懍懍皆知其為後日禍根而以語涉忌諱終莫有明言者矣時烈尚氣節而獎清議士之峻激自喜者多宗之往往否臧時政大言無忌而居通塞言議之地者亦頗藉其餘論以為重遂使黨人輩因其近似者而造謗謂之遙執朝權威福不在上之說再發於許積之䟽而君臣際遇因而不終不然則以時烈之賢而結知於兩朝者豈一議禮之參差得以離間之哉

○上御熙政堂引見大臣及備局諸臣領議政鄭太和曰還宮之後未知

玉體何如 上曰姑無他患太和曰當此少愈之時酬應若煩則必有添傷之患凡干文書何必親覽若使承旨或內官讀而決之則可矣左議政洪命夏曰今此浴溫之舉愚臣竊不勝過慮矣賴天地默祐眼候瘡患皆得快復 宗社臣民之慶可勝仰達且聞凡百舉措動合人心遠近莫不聳動此尤可幸 上曰所過畿邑蠲役何以則可太和曰大小邑差役苦歇雖殊而蠲賦則似不可區別矣 上曰果川廣州水原振威陽城等五邑依稷山天安例減收米及大豆各一斗太和啓東萊館倭出往山寺事命夏曰曾前倭人臂鷗出獵其時邊臣以不禁被罪矣戶曹判書鄭致和曰館倭多至數百而只令若干人守館勢難禁其出入故倭人往來村舍曉解我國言語我國事情無不知之 上曰橘成般不待事之結末而欲歸何也太和曰我既以一二年後觀勢許之為言故知其久留無益而欲歸矣禮曹判書李一相曰溫陽文武科既有考籍之舉此後科舉似不可異同矣 上曰此後則考出帳籍若不入籍則雖入格拔去不及入籍者使之追錄於科前雖曾前赴舉者不入籍則無得赴舉嚴明申飭可也太和曰政院必以二人入直而頃日三省推鞠時該房承旨進去鞠廳他承旨不為代直獨令張善徵入直此實無前之事請當該承旨推考 從之刑曹

判書金佐明曰都下多飢餓者請以常平廳穀分付五部使之分給上從之
執義吳始壽啓曰承旨闕直不可推考而止請罷職上曰觀其絨辭而處
之又啓曰凡親臨勞軍時必待標信而開門者其意固有在而乘輿入陣之
後侍從諸臣並不許入遂無一人隨駕雖在時平無事之時揆之事體豈容
如是為近臣者亦豈敢護以陣門之阻闌而使至尊獨入軍中乎瞻聆所及莫
不驚駭請訓鍊大將李浣及隨駕承旨並推考上從之始壽又曰前判書
趙綱以三朝舊臣先王朝至給月俸頃以言尹善道事停其月俸方在飢餓
中事甚可矜自上方施優老之典京外士庶年八十者並蒙恩澤綱之年
已踰八十而獨不得與焉豈非欠典乎上曰加資且先朝曾給月俸乎太
和曰此非月俸綱與李景奭皆落籍家居而非其罪故先朝命以本官元會
穀給月料自綱得罪後遂停不給矣上曰凡民飢餓尚不可不賑况重臣乎
仍給月料可也吏曹判書金壽恒曰月課三次居首者例陞堂上前注書洪柱
國連三次居首而既是叅下官何以為之乎上曰六品遷轉上曰右贊成
䟽中言今日謗臣之言有臣子所不忍聞者至謂臣獨不賀元子之誕生且
謂臣於孝廟不欲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此何言也命夏曰此等語時烈亦

豈親聞乎不過無根之言也太和曰臣在溫陽時時烈亦嘗與臣言此事至言
論以漢法則罪在罔赦豈可再入清朝云實未可曉也太和又曰元子已五
歲而臣等尚未得瞻望當此漸長之時不可習與宮人居內請使之時時出外
接見外人也上曰閭巷士夫家兒五歲頗長而此兒則尚未充健故難於出
外矣○庚戌正言權斗樞上疏曰民固國家之本而王畿實四方之根本也不
幸連值凶歉八路同然畿輔尤甚此誠國家所宜先恤者也一自改量後田結
倍多賦稅隨增而根本之地比湖西獨加二斗蠹彼小民安知公家經費之有
異策應之有殊而不懷偏苦之歎耶臣聞駐駕溫泉之日特軫湖西之民優
老恤飢諸典畢舉德音一播歡聲齊動人情之易感王政之易效有如是者
殿下何不推此心而遍及於畿甸殿屎之民耶宜令廟堂急發倉粟分糶飢民
更議收米之法永減二斗一如湖西以為均施惠澤之地上答以忠愛之誠
予甚嘉之疏下備局無所施行○辛亥下教于政院曰左叅贊已來京中而
必無可留駐處令該曹擇給城內靜閑官舍○黃海監司徐必遠狀啓請長淵
等十二邑未收軍布依海州例並許蕩滌從之○壬子正言李翊相權斗樞
啓曰自前老病宰臣之退處田野者何限自朝家待以優禮者亦何限而未聞

有官給月俸於其家者蓋月俸與食物有異故也伏聞頃日延中臺臣陳達有行護軍趙綱給月俸之命臣等竊以為過矣先朝之特令給俸者不過念綱以王事編配遠地及其革職投閑別示存恤之意而已厥後因其被罪遂停給俸之舉則斯可已矣到今收叙既付軍職之後有若恒式揆諸體例實為無名况綱積年罪廢之餘尤不可遽施優異之典請還寢趙綱還給月俸之命答曰先朝既有所優待則到今收叙之後復行先朝美事有何不可不從○癸丑執義吳始壽啓曰臣於頃日昵侍前席安陳趙綱年滿八十獨未加秩仍達先朝特施優渥命給月俸之事則聖上即命加階並給月俸此不過殿下體先朝優待之意也今見諫院啓辭不勝瞿然之至綱以三朝禮遇之臣退伏田里不受常祿則雖創自今給俸未為不可况有先朝已施之典乎若言軍職一欵尤有所不然者綱於革職放還之初固已例付軍職而自以革職受祿為未安固讓不受先王朝特給月俸以存代祿之意此何係於軍職之有無而綱之革職今亦如前如使綱能讓於前而不讓於今軍職之祿依例受之而朝家又令給俸則諫臣所謂無名者亦似然矣雖帶軍職未嘗受祿前後無異則今茲仍給之舉致駭瞻聆者實是意慮之所不到也至於被

罪蒙叙自是別事而以此之故欲並與彼而廢之者此尤臣之所未曉也無論
事之顛末言之是非而還寢之請既發於諫院則臣不敢苟冒臺席遂引嫌退
待掌令李袖處置請遞從之○上令承旨持公事入侍聽斷訖命玉堂
官進讀通鑑左叅贊宋浚吉亦入侍副校理吳斗寅副修撰尹深講通鑑唐太
宗紀宋浚吉講說文義引古證今上甚傾聽講畢浚吉進前曰今日是大機
會也向來大小臣民皆以為上候未寧未暇他事而今則玉候快復萬姓
歡抃莫不延頸拭目想望有為若復因循舊日塗轍則人皆失望無復可為矣
今於行幸之時凡諸舉措動合人心若常存是心勿使間斷則豈不幸甚且
臣於今日之事一喜一憂蓋回鑾之後獲觀引接之舉豈不可喜而若以此
為足不開法筵則還可憂也上曰還歸未久姑先行此徐當開筵耳浚吉曰
天氣甚熱若朝夕乘涼頻數開筵則豈不好乎第未知自上欲講何書上
曰欲講中庸浚吉曰若先講此等書知其滋味則欲罷不能矣先王最好心
經每令進講今若兼講此書則尤好矣上命玉堂繕寫以入上仍謂浚吉
曰卿上來後慮其旅邸不合於居處有官舍擇給之命矣上章固辭何必乃爾
浚吉曰自上雖軫念及此而小臣何敢入處公廨以曾罪戾乎上謂承旨

張善徵曰前日左叅贊處擇給官舍云者非謂公廨也乃該曹所屬公家也以此意更為分付該曹○甲寅以揚州弒主罪人生伊承服正刑牧使閔晉亮依法典罷職以陵寢所在不降邑號○上御熙政堂招大臣及刑曹堂上三司審理罪人放二十二人減等九人領府事李景奭進曰即今聖使既已快復此誠國事轉移之機也願上乘此機會奮發有為靜攝之餘頻開講筵引接儒臣朱子曰經書冷淡味之者少史書熱鬧人樂見之昨聞玉堂官以通鑑進講云古今治亂得失備載其中此亦不可闕者而但人君出治之源務本之道莫如心經近思錄必先講此等書然後方可及他書也○忠佐衛副司果趙摺書進薛瑄讀書錄上嘉其意命賜虎皮○行副護軍趙綱上疏曰伏聞前月駕幸溫泉親試湯盤大見奏效玉體諸症快蘇無餘閭巷孺婦相傳道之相賀不置臣雖幾作陳人沐浴累朝恩澤聞茲盛事其為懽抃之心豈後於諸臣哉顧竊惟念乾文示警禹屏未已歌頌之作此非其時敢效小人之攸箴以瀆天聽箴之主意蓋取漢臣劉向病加於少愈之訓也病之少愈宜可戒病之大愈獨無大戒者乎老臣妄意以為此正聖朝持敬不怠之時也古人有言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此正合聖明今日道也謹獻箴曰稟氣清濁

聖凡雖懸陰陽為寇禹湯逢旃焦勞媒跳昧顯來偏恭惟 我后勤理為崇夏
商同符獨患在視節屆春省溫泉效靈其味椒轄其氣蘭馨一沐一浴 玉使
若醒冕何盡彈袞何盡振八彩雙眸黃色浮唇于于從臣夫喜解願微臣蒙識
匿頌以規先病雖無處瘳實難比如治國危生於安丹陵時雍涪水懷襄媯德
動天苗民猖狂所以堯舜兢兢業業病方痛時一舉必節既瘳之後遠忘昔疾
或肆九醞或狂五色何異晉武平吳旋亂提身寧邦厥鑑一貫臣言雖毫利行
非訛嗚呼 聖后勿以人簡 上答曰省疏與箴憂愛之忠進戒之誠深用感
歎焉○乙卯以南龍翼為都承旨李延年為大司諫李程為執義南天澤為掌
令擢李之馥為鍾城府使忠清監司金始振陞嘉善溫陽郡守趙志孟陞通政
賞溫泉之勞也○ 上御熙政堂審理罪人放四十人減等三人正言李翊相
啓曰自 上駐蹕溫泉凡事無不節省而慶尚監司任義伯踰越法例遠獻海
味虧玷國體莫此為甚請罷職 上命遞推諫院尋又以江原監司李晚榮水
原府使朴敬社亦皆擅自封進並請罷職 上命遞推晚榮而推考敬社初義
伯晚榮別送海味於藥房而 駕過水原也敬社別造藥果進于都提調許積
積齋往溫陽至是晚榮等被劾積亦上疏自劾 上答以安心勿辭

六月朔日丙辰掌令李袖以執義李程之從弟引嫌遞○持平趙聖輔魚震翼
等 啓曰左承旨李星徵頃在溫陽行朝脫衣偃卧於廳中諧笑喧聒無敬謹
之意其時臺官欲劾還止而晏然供仕終無自處之道其失體沒廉之狀不可
置而不論請遞差 上從之○丁巳以李暹為掌令李廷夔為禮曹叅判李慶
億為左承旨○ 上命承旨持公事入侍都承旨南龍翼讀東萊府使安鎮上
送倭人書契狀啓仍曰倭書多違前規且語涉悖慢為邊臣者當以義詰責拒
而不受俾知朝廷之尊而今乃矇然上送貽辱 國家請推考 上從之奏事
畢命玉堂官講心經左叅贊宋浚吉講文義龍翼曰公事遲滯日甚承旨分房
單子久未下諸承旨不知當察何任此最可悶浚吉曰臣聞外方書冊上來者
甚多頒賜單子之入 啓已過數年書冊至於腐傷云亦可見遲滯之一端矣
○忠清道癘疫大熾○戊午 上御熙政堂引見大臣及備局諸臣時禮曹以
上使平復請告 廟陳賀而 批久未下左議政洪命夏等請速賜允許 上
不從命夏曰聞宋浚吉劄請輔養 元子其意極好請依 祖宗朝故事別設
師傅以輔導之 上曰左叅贊所進乃趙先祖李彥迪之言而仍請議大臣以
行矣領議政鄭太和曰溫泉行幸時自 上初見田野小民居處衣食之狀其

所以軫念者必有倍於未見時者矣。元子生長深宮不與外人相接民間疾苦何由而知之乎。今若出坐筵席親接朝臣則豈不好乎。上曰趙光祖亦言開筵時使坐于側與聞朝廷是非生民休戚云矣。命夏曰國之大本莫大於輔養。元子即今便可舉行而若專委儒臣以此任則其所以輔養者必有異於人者矣。太和曰今觀忠清監司狀啓則其言是矣。野邑多水田山郡多旱田稅豆之蠲減果似不均矣。上曰然則依當初所定收米二斗蠲減兩畿邑亦一體施行。○己未命承旨持公事入侍。命玉堂官及左叅贊宋浚吉講心經。○庚申執義李程又以榜目誤書不察引避。○初上之幸溫泉也命訓鍊大將李浣兼察盜賊俾嚴夜禁成均館奴有犯禁者邏卒直入成均館食堂橋內下輦臺邊縛取之諸生捉致浣所率下人而杖之浣以受人侮辱陳疏請罪上以年少浮薄輦所為何足掛意答之諫院以浣張皇投疏有同告訐請推考上不聽諸生亦上疏自辨。上答曰自有朝家是非爾等乃上章自明耶爾等其益修學業。○辛酉諫院前啓任義伯李晚榮朴敬祉等事至是停。○壬戌以吳始壽為舍人李選為奉教崔後尚為待教趙復陽為副提學吳斗寅為執義李尚逸為慶尚監司李俊耆為江原監司李時術為同副承旨。○癸亥上御

熙政堂召對校理朴世堂等講心經左叅贊宋浚吉講文義○甲子江原道三陟等七邑自春以後旱乾五月已過而尚未移秧監司以聞○乙丑大司憲鄭知和等 啓曰守令家在近地則不無貽弊之端大靜縣監柳沃旌義縣監金汝翰俱以居在本道海邑之人同時授任於一島之中物議皆以為不當請並遞差 上從之○ 上召對玉堂官及左叅贊宋浚吉講心經 上曰朱子未出前經書只有大文乎浚吉曰朱子以前已有諸家註說如鄭玄賈公彥之類訓釋亦頗明白至朱子而大備此所以有大功於後世者也校理沈粹曰明人楊慎以朱子註解為非矣浚吉曰明儒多尊尚陸學故言論每欲壓倒朱子我國則本來扶植程朱正脉五賢之中金宏弼鄭汝昌名位不顯早被酷禍趙光祖亦早死故未及立言而李彥迪之所論著祖述程朱最有要領李滉繼彥迪而大明程朱之學李珥成渾又繼而大鳴觀其文集則可知學問之超詣矣今世之人雖溺於科業而猶知尊尚程朱者皆李珥成渾之功也 明朝則只有薛瑄一人其學最正有讀書錄一編可考然亦不如彥迪等文集也 以此觀之中朝學問不如我 朝之盛此皆 祖宗培養之力 殿下若務心學豈無風草之效乎○丙寅以權珔為刑曹叅議尹文舉為吏曹叅判擢李慶徽為江華

留守○丁卯司諫金萬基正言李翊相權斗樞 啓曰臣等與大司諫李延年
行相會禮以趙綱月俸還收連啓之意相議則延年強執偏見沮遏公議反覆
商確終未歸一臣等職在言責欲正朝廷失當之舉而見格於長官何敢晏然
乎引避退待○大司諫李延年 啓曰同僚以趙綱事欲連啓而蒙蔽之見不
無相左趙綱之前日革職猶夫今日今日軍職亦猶夫前日則月俸之給宜無
異同若以陳疏一欵必欲論之則臣竊以為過矣綱文行俱高素有士望雖以
文字之謬妄得罪甄叙之後不替舊恩似無妨於舍垢包荒之度也綱以三
朝舊臣年已八十且有老母家苦清貧菽水不繼此實朝野之所共知以聖
上念舊之仁推先王已行之典俾無飢餓而死其果為聖德之累乎臣之
欲停論以此而既被同僚之斥何敢仍冒乎亦引避憲府當處置而大司憲鄭
知和執義吳斗寅持平魚震翼趙聖輔是萬基等掌令南天澤是延年並引避
○禮曹復請行告 廟陳賀 上不許○左叅贊宋浚吉論輔養 元子劄曰
臣偶閱先正臣趙光祖經筵陳說及李彥迪八條進規其中數欵正與今日事
相符而其所論說忠誠懇惻憂慮深遠都俞之際受施之間百載之下感涕自
零而亦可為萬世法程無疑也仍念我祖宗朝規模之美條制之密誠無愧

於三代聖王之法而即今所以輔養之具不翅鹵莽而滅裂非唯有愧於三代
我祖宗良法美意亦不能遵承焉臣於是不勝慨然而嘆怒焉而憂茲敢不
揆僭猥騰進兩賢臣所陳啓者以備 睿覽臣願 聖明詢問大臣叅酌而用
其中重念 殿下累歲違豫停 筵已久群情鬱塞氣象昏閉今幸神祇協祐
聖體蘇安正宜奮勵振作如不及如恐失日有新業時有新功以承皇天眷祐
之休以慰臣民顛望之意倘或遲延等待寬緩縱弛依舊病時塗轍則中外之
失望於是尤至而人心之向背實係於斯臣實懼焉即今天時正熱潦濕方苦
玉候調攝之餘雖不能頻 御法筵或致勞傷而時於氣爽之朝暑退之夕召
對儒臣講論經史日以為常毋或少懈則不惟於進德修業之功大有裨益其
於開釋湮鬱節宣氣體之道所補亦不細矣惟 殿下既以兩賢之說 祖宗
之所已行者教養我 元子又以是自警省焉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先正臣
趙光祖經筵陳說乃是我 中廟朝也光祖時為副提學啓曰元子開春則五
歲也以常兒例言之則僅解言語之時而氣質卓異乃將為大聖之資乎大臣
雖或進見恐其徒為禮敬而未盡教誨之實也承旨金正國曰 世宗令弘文
館學士往侍世子此甚良法美意也今者 國本稍長而臣子識正者少豈不

可憂乎光祖又曰教養元子其事甚難須擇宰相中賢德者使之親近薰灸以成德性可也自上亦須親教善事至於君子小人之進退吉凶安危之消長義利善惡之幾微反覆詳說則雖不能盡解聞見習熟自然與智俱長隱然之中所益甚大且於經筵使在座側與聞朝廷是非生民休戚使自少親接朝臣可也光祖又曰元子年歲稍長知識異常近來未聞講學之何如憂慮實深輔養官或赴京或有病似不源源進見今國家之大可慮者正在於此不於今日預為後日繼承之基則累世積久之業喪敗不難矣雖待正位東宮乃設僚屬但擇賢宰相加定輔養官而或令承旨或史官或弘文館年少之官時時進見觀其遊戲而教導之可也程子請以士大夫之幼子侍太子當使早歲有親賢士大夫之心也但不可急迫也上曰元子學問豈嘗須臾廢哉其性素不喜雜戲但喜讀書此可喜也所讀之書小學也前日大臣撮其易解處教之今則自首至尾無遺讀之矣輔養大臣則已定矣若時使承旨等往見則果漸有親近之心矣光祖曰古人欲使正人與太子處者欲長太子親愛賢士之心也三代以下不能輔養太子故亂亡相繼善治無見焉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古人尚有胎教况已有知覺之時乎夫異質不可恃也才氣過人者為善固

易矣為惡亦不難不可不慮也先祖又曰今聞元子聲音甚仁厚臣不勝喜
悅之至古人云太子須以仁厚為主豈不可喜乎今之教養不可過於急迫當
從容訓誨使之浸漸成就可也時或使遊於後庭以養其氣可也李彥迪進修
八規昔者太任娠文王有胎教之法故文王生而明聖古之聖人教子之法始
於在胎之時而况既生孩提有識乎臣竊思元子今雖在於襁褓生稟異質
歧嶷夙成必有異於凡人者教養輔益之道不可不預為之備臣謹稽禮經凡
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立太傅少傅以養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
則有師是以教諭而德成也保傅篇曰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齋
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
教固已行矣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
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少傅少師是與
太子宴者也故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
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翊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
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
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

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小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臣謂三代聖王之制皆可復於後世况此輔翼太子之法尤有關於宗社生靈之休戚聖明在上舉而行之有何難焉秦漢以來教養國儲甚為苟簡諭之非道教之無法自致禍敗者多矣不可不戒昔文王使太公傅太子及嗜鮑魚而太公不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可以非禮而養太子古人之教太子其嚴如是非禮之味不可以養太子則不正之人不正之聲亦不可接於耳目矣故曰太子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此乃蒙以養正之道也臣不揆愚陋乃敢取先王之法可以施於今日者為朝廷獻焉伏惟聖明留意更取全篇參考而施行凡輔養教諭之方一如三代之法不待侍講院之設早立師傅保以領其調護之職又立賓客更相入侍以盡其教養之職見之南郊蓋古天子之禮今雖不可舉行過闕則下過廟則趨之禮乃所以示臣子之道今亦可以行之至於保母及凡傳奉之人並選溫良恭儉寬裕慈惠有德行之人以備之如有陰邪不正之人則斥去不近器用服玩皆須質朴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則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聖質已具於孩提時矣及其少長嘉言格論謹陳於前有以養成

純粹之質開發聰明之性則習與智長以一知百無異於文王之聖而宗社
臣民之福實源於此矣臣不勝惓惓臣竊惟方今為宗社生靈萬世之計惟
在於輔導聖學而尤莫大於教養儲官不可以聖德已成而無規戒之益
不可以方在襁褓而忽其輔翼之道也夫聖莫聖於舜而禹臯陶未嘗忘規戒
召公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蓋言子之初生教養之得其道則
哲失其道則愚凡人皆不可不謹而况儲貳之重乎○戊辰引見大臣及備
局諸臣藥房都提調許積領議政鄭太和左議政洪命夏等啓曰今者玉
帛快復比諸上年核患之效相去遠矣中外群情皆以為告廟之舉不可已
衆心難拂而聖教不許臣等未知其何以也積又曰眼患方重之時群情莫
不焦煎及今快復之後喜幸當復如何群臣尚如此况兩慈殿之心乎今當
上慰慈聖之心下慰臣民之望豈可徒執謙抑以孤衆心乎諸臣反復陳達
上乃許之曰卿等之言至此不得不勉從焉初左叅贊宋浚吉以元子輔養
事進劄久未賜批至是上以浚吉劄出示曰欲議定劄中事耳元子教
導之職稱以輔養官乎太和曰然上曰考見故事則仁宗為元子與輔養
官相見時年方六歲而以不可以無禮見大臣至於加冠矣命夏曰仁宗六

歲加冠七歲冊封矣太和曰輔養官相見服色曾已考出於實錄矣上曰金墉為元孫輔養官時以何品為之耶命夏曰以正二品為之矣太和曰仁祖初昭顯世子為元子時輔養官則鄭曄鄭經世李廷龜吳允謙諸臣皆以一品為之今則當以宋時烈宋浚吉兩人為之矣上曰人或不能無病故不可只差二人也太和等曰金壽恒金佐明亦當為之上曰以此四人啓下許積曰新除授慶尚監司李尚逸固是善人而年既衰邁不合劇慶尚一道物衆地大誠非衰老之人所堪似當有變通之道矣上命遞差○以李慶徽為吏曹叅判兼大司成李惟泰為吏曹叅議李程為副校理金徽為慶尚監司○已已校理沈粹上疏曰伏見諫院啓辭以趙綱月俸還收事極其醜詆噫綱豈是陰慝醜正之人哉今日處置兩司之際欲明措語謬妄之非而僚議參差終未歸一身居言議之地既失鎮定之道乞賜遞免副修撰尹深上疏曰趙綱以文雅操履為士林所重歷事累朝眷遇迥出尋常雖以言事獲罪坐廢累年至於收叙之後復施先朝恩典其於棄瑕念舊之道可謂至矣豈可因一事之失斷為陰慝之人並與先朝舊恩而廢閣乎臣之謬見如此不能苟同何敢晏然乎修撰金錫胄上疏曰綱與臣祖父為五十年朋友雖以一疏得罪公

議臣何忍苟從儕友之論醜詆先臣之親友乎副校理朴世堂李程亦以論議不一皆上疏辭免上並答以勿辭程獨處置兩司曰還收給俸之論實循公議則偏見沮遏不足為嫌必欲停啓之意實涉苟且則見非物議勢難仍在是非立落誠為得體僚議參差責有所歸執謬不回強為起鬧終歸膠蔽難免其失請司諫金萬基正言李翊相權斗樞大司憲鄭知和執義吳斗寅持平魚震翼趙聖輔出仕大司諫李延年掌令南天澤遞差上從之○庚午太白晝見○夜月食○辛未司諫金萬基正言李翊相權斗樞以被儒臣詆斥引避憲府處置請出從之○禮曹啓曰陳賀後例有各道方物物膳封進之舉各殿所封方物物膳並依冬至封進之意請行文各道上以正當農劇其弊不貲令勿封進○平安道龜城等十二邑大風雨雹如鉢如盆人物有觸死者百穀草木摧折所過赤地○壬申太白晝見○以李弘淵為大司諫李袖為掌令李尚真為右尹徐必遠為江華留守宋時烈宋浚吉金壽恒金佐明為元子輔養官○司諫金萬基等啓曰三司之官其於是非可否之際雖在一家親族苟非法典所避則不敢以私情難便為辭者乃是體例副修撰金錫曹稱以祖父之朋友至於陳疏其僭猥甚矣政院所當退却而矇然捧入又極不當請

金錫胄遞差當該承旨推考 上不從遞差而從推考○癸酉太白晝見○郭
 山民韓京立妻產死胎一體兩頭兩鼻兩口兩臂三耳四目四脚○甲戌太白
 晝見○遣大臣以 上眼俟平復告 宗廟百官進箋陳賀于 四殿赦雜犯
 死罪以下加百官資頒 教于八方 王若曰寡人不幸有疾久閱藥石之功
 皇天降福無彊遙見湯沐之效茲當百僚之稱慶誕敷十行而頒恩顧予榮衛
 之多愆景苦目視之受病粵自庚子以後殆無一日之蘇安至於乙丙之間未
 免萬幾之曠廢砭熅刀圭之雜施縱殫醫治之方風寒鬱熱之相乘漸臻沉痾
 之域竟夕不寐奚但貽 慈聖之憂遭時孔艱無以慰臣庶之望故靡所不用
 其極則何敢自愛予身茲焉袪除於溫泉非為比觀於 聖祖予豈樂此詢謀
 蓋至於再三神其相之收效或冀於萬一居然靈液之纒試已覺翌日之乃瘳
 宿痾自消真同去垢于體雙瞳增耀詎須刮膜之筮斯莫非 宗社之洪庥夫
 孰曰山川之竒應 鑿與初返見父老之欣欣講席重開對方冊而了了雖歡
 抃舉切於率土而戒慎未弛於一心臨賀列於明廷有愧素志致虔告於 清
 廟強循群情大德並生肆霈雷雨之解小民咸仰敢謂日月之更云云於戲湯
 盤日新之銘是固予之所勉周雅川至之頌宜與衆而同休故茲教示想宜知

悉○乙亥太白晝見○以李敏叙為吏曹正郎○丙子司諫金萬基等啓曰定配罪人之所經郡邑只給所騎馬及饋食而已者乃是常例而尹善道之自三水移配也咸鏡道守令有饋其奴婢四十餘名馬二十餘匹又出藍輿軍境上待候沿路傳通有若先文者然其蔑國法貽民害之狀誠極痛駭首發傳通及沿路守令請令監司查出分輕重科罪從之○平壤地震聲如雷鼓屋宇皆動○丁丑執義吳斗寅等啓曰孝陵叅奉趙鳴漢頃於溫陽儒生陳䟽時用意陰回處事不正請汰去上從之鳴漢首唱林濡削科之論至是汰去○戊寅以權大運為都承旨○禮曹以上眼侯平復請設慶科別試取士初試取六百人從之○初以平安道御史閔維重書啓朝廷使咸鏡監司別設把守於薛罕嶺至是監司閔昂重狀啓以為薛罕嶺在咸興西北三百里大山上無人處雖欲防禁其勢甚難且咸興與江界三水接境之地曾置別將於長津江以防薛罕以西別害以北不時之警近來中廢只收布於士卒殊甚無謂請自今秋復設長津別將如把守麥禁等事令別將兼察下備局回啓從之○己卯太白晝見○庚辰太白晝見○持平趙聖輔以舍人吳始壽當公議方張之日不思自處晏然行公而臣身居言地不即糾正重為物議所非不敢晏然

引避執義吳斗寅掌令李袖李暹持平魚震翼以此相繼引避司諫金萬基正言李翊相權斗樞以不論之失無異憲府亦引避退待○壬午太白晝見○副修撰尹深處置兩司曰吳始壽之呈狀不仕已過一旬該官自處此外何加到今以晏然為罪可謂已甚初不並論實非不思而然則憲府之避雖不自安而別無可遞之失請執義吳斗寅掌令李袖李暹持平趙聖輔魚震翼遞差司諫金萬基正言李翊相權斗樞出仕 上從之萬基等出仕後復以憲府既遞不可苟然獨出引避玉堂劄請出仕 從之○甲申諫院啓曰舍人吳始壽之為臺官也其所陳達大段謬舛還收之論既發則唯當省愆自處之不暇而連謝新除累日供仕略無顧忌不可無糾正之舉請遞差頃日副修撰尹深之陳疏也謂趙綱以言事獲罪有若綱以直言觸忤獲不當被之罪顛倒是非莫此為甚及至請遞憲府用意遣辭回互周遮尤極可駭請遞差 上並從之○吏曹啓曰 元子輔養官不可無衙門稱號依前例稱以講學廳應行節目令禮曹考例稟定 上從之

七月朔日乙酉太白晝見○以李慶億為都承旨李尚逸為右承旨吳挺緯為刑曹叅判朴長遠為大司憲朴燧為執義尹舜舉閔汝老為掌令申命圭洪柱

國為持平李袖為獻納吳斗寅為副修撰○禮曹 啓曰講學廳應行節目本
曹可攷文籍經亂蕩失不可以一時聞見率爾創定 仁宗大王為元子時及
仁祖朝癸亥初元子輔養節目請令春秋館考出 實錄後稟處 上從之○
戶曹送月俸米饌於左叅贊宋浚吉辭不受 上更令輸送○丙戌太白晝見
夜太白入東井○掌令朴凝以大司憲朴長遠即其姪子引避遞○丁亥為都
目大政以李袖為執義宋奎瀛為副修撰李廷夔為開城留守尹抃為獻納李
尚真為大司諫李行進為禮曹叅判金萬基為副應教南龍翼為右尹朴凝為
司諫李敏叙為應教趙復陽兼藝文提學○左叅贊宋浚吉上疏乞浴温泉且
及亡子練日歸去以伸至情 上答曰省覽卿疏予深慘然禮訓雖然亦有權
宜後日登對時當面諭焉○江原監司李晚榮馳啓嶺東九邑旱乾特甚賑救
之策不可不前期料理而本道連年失稔公私赤立無措手之路請令廟堂預
先講究移粟之策下備局回啓請依庚子年例以他道近地之粟移轉以救而
待新監司下去商度被災輕重移粟多少而啓聞稟處 從之○ 慈候未寧
上命醫官留直闕內提調等請輪回直宿 上不許○戊子持平洪柱國以與
執義李袖有妻親相避引避遞○己丑太白晝見○正言李翊相權斗樞 啓

曰外方有災祥道臣即當啓聞忠清道公山地有木理成字而監司金始振終
無啓聞之舉頃於溫泉舉動時以其木片傳示於陪從搢紳間初不啓聞而
私自播示殊甚駭異請金始振從重推考上從之○江華府癘疫大熾○辛
卯太白晝見○壬辰以申厚載為持平○獻納尹抃等啓曰朔州府使李綏
邦曾任雲山郡守時罔民市利斂然營私之狀罔有紀極何可以已試貪猾之
吏復畀字牧之任重貽邊民之害乎請罷職上不從○諫院以趙綱月俸還
收事爭之逾月上終不允至是停○上引見左叅贊宋浚言諭之曰卿之
至情予已相悉而卿疏中至引禮訓故以事有權宜為答矣近緣日氣甚熱眼
患或慮復發且以脚痛有妨屈伸講學未免中輟而又值慈侯未寧以致久
廢近則慈侯漸向平復日氣稍涼方欲復開筵非卿則誰與講論而况卿
方有輔養元子之責亦豈忍捨去乎且當此炎程暮境筋力異於少壯疾病之
來難保必無曾在先朝卿以焚黃遷葬事乞暇請掃而先王終不允許至
情雖難自抑豈可無權宜之道乎浚吉曰臣衰病日甚其於文義亦多遺忘雖
使在京何能出入經幄有所裨補乎先朝之不許臣歸蓋有其由其時
先王奮勵圖治委任宋時烈而欲令臣與之同事臣之濡滯固以此也今則時

烈不至而獨令臣留不但無益於國亦非臣心之所安也臣尚未得瞻望元
子係戀之心庸有極乎臣之初來遭尹善道疏再來遭趙綱疏蒼黃顛倒未及
辭退豈臣之所欲也今則幸無如此事雖得恩暇臣豈敢終退乎上曰古人
有言旬月不見鄙吝復萌卿若下去則予亦如此予豈忍舍卿浚吉曰臣何敢
當此下教乎自上若欲頻開講筵且使輔養官日侍元子則中外群情
莫不翕然若如近日廢事度日則臣雖留在只是素餐有何補益上曰日氣
稍涼則豈至如此乎○癸巳太白晝見○有倭人密載硫黃一船來泊於龍草
島尋皮奉事林主簿慶尚監司任義伯以聞所謂皮奉事林主簿即商人皮起
門林之竹自前與倭人潛貿硫黃者也備局令東萊府及統營分付兩人密與
交易而且請自今一切禁斷潛商申飭于東萊府使從之○乙未東萊館倭
之入歸者因風還泊于多大浦前洋欲從便取陸路還館多大浦僉使河宗漢
發軍遮遏其路軍人尹難祥者誤傷一倭倭人等大怒直入僉使所恐嚇百端
宗漢為之棍打難祥攢手哀乞倭人始乘船還館館中諸倭齊聲咆哮多有恐
喝之言東萊府使安績使譯官多般開諭而怒猶未已績慮有作變突出之患
馳啓以為若不速罷臣職辱國之患難保必無且請亟罪宗漢以解其怒下備

局回啓宗漢請拿問定罪難祥亦令本府決罪倭人之自船所取糧於館中者以水路不便也今後許陸行而定軍防守俾無出入閭巷之患 從之○江華府大風三日損禾穀○丙申太白晝見○諫院 啓曰曹司免新侵虐之弊風曾仍本院啓辭而禁斷矣近來禁府郎廳及成均館承文院宣傳官部將守門將等不有禁令復踵舊習云請當該官等並從重推考一切禁斷 答以尤甚者申明嚴禁○全羅道會寧浦防軍二十八人童男女十餘人入海船覆十人滄死加里浦防軍二十八人准立後罷歸船覆十四人滄死監司以聞令本道施恤典○戊戌太白晝見○己亥清人二十餘名突入上土鎮把守幕駟逐守人劫奪糧資平安兵使狀聞于朝備局請治該鎮邊將常時不能檢察之罪仍令各處把守更加嚴飭 從之○庚子太白晝見○辛丑平安道江西縣雷雨大作人家漂沒舞鶴山崩壓死四人監司以聞 命施恤典○廣州海溢大風○壬寅以李晚榮為同副承旨○全羅監司閔維重馳啓本營所屬牙兵總六千餘人而自前每人徵一匹布行伍之法技藝之習闕而不舉脫有變亂何以得力將以今年十一月為始除其收布輪回立番春秋習操而事係新創敢此以聞下兵曹回啓 從之○黃海道遂安郡風雨大作山崖崩頽八人壓死二

人滄死監司以聞 命施恤典○忠清道公山地木瓜樹為樵人斫破中有木
理成上和下木四字其色紫黑監司金始振不以時聞及臺論發始以木片上
聞○忠清道牙山新昌等地海溢○癸卯太白晝見○政院 啓曰即見慶尚
監司任義伯善山府賊人等推覈狀啓則金忠胤誣告弄奸之狀節節痛駭而
推官安應昌只憑忠胤之言因推無辜之民義伯既知應昌按獄之無狀而不
即請罪只施中考討捕使朴承健見瞞於忠胤不能詳覈虛實而亦不舉論殊
失道臣之體請監司任義伯推考 上從之執義李袖繼請應昌罷職不叙承
健從重推考亦 從之忠胤開寧人初結黨作賊已而告其同黨于本邑盡將
平日所惡者誣以為賊所殺幾百人而良民居半忠胤以其功授僉知並給賊
贓忠胤遂以誣告陷人為事人莫不憤至是又誣善山民金立先等密告于尚
州牧使朴承健承健信之使善山府使安應昌密捕推治立先等知不免乃行
賂于忠胤忠胤始言其寃于應昌應昌又不明覈只請放釋監司任義伯疑之
推問忠胤得其前後所犯以聞刑曹請更令本道嚴刑究問忠胤受刑三次始
服 命杖一百流三千里○乙巳以吳斗寅為校理○大司憲朴長遠等 啓
曰王府殺獄重罪雖有疾病元無保放之例而罪人李溫保放之事他堂上不

待判義禁之出仕徑先 啓稟殊涉無據請當該堂上遞差 上命遞推○水原仁川南陽安山等地海溢○丙午先是濟州軍官金元祥自濟州奔喪遇風漂到日本嵯峨島島倭善待移送五島歷長崎遞送對馬島諸島人皆贈遺糧饌衣資馬島使差倭平成辰領還東萊朝廷以朴純為接慰官接待成辰以示優待之意○丁未右贊成宋時烈上疏曰臣世受國恩祿位不絕至於臣身則自我 仁祖大王召命絡繹諭旨懇惻以至我 聖考之世則其所蒙被自有君臣以來未之嘗有也而我 殿下又加以舍垢藏疾之量俾臣得保腰領於敵以下尚不知所以為報况在 君父乎臣宜委身輦下要以枯死為期而臣本以孤根弱植隕穫於浮言驚顧於深訕惟思退伏敢孤 恩遇非但得罪於聖朝實 先朝之罪人也臣自料蹤跡之危不翅負霜之草而所恃者 聖明在上有罪無罪 鑑臨孔邇以故偃息田廬安意耕鑿自以為如此畢命亦足以對揚 洪恩於萬一爾惟其朝夕食息之間祇伏而祈望者只是 聖慈矜念許遞職名則心無憂慮身免譏誚如麋鹿之自安於野草矣此實 聖朝所以優假老臣之大惠而亦財處群物之善道也然而 聖明終始靳許者豈或以為渠之受言雖深惟我在焉則豈不可以覆庇陶洗俾之比並於諸臣之列

乎若是則 聖明之所以為臣計者可謂至矣然臣於前日所陳之外又別有所遭而駭異不祥不敢以徹聞而請罪臣實抑鬱焉夫人有家內煩言而使鄰有竊議於街巷已足懾怯而羞澁不欲便出門戶况今讖斥罵詈者不止尋常等閑之人而其所輾轉翻上每換頭面能使秋毫大於泰山則臣尚敢自謂無罪而冒進清朝乎噫臣之疵釁至於如此雖有可用之才不可自立於世况臣初無分寸之長而 聖明終不欲棄捐此非獨賤臣之所不敢知而有識者亦莫不能無疑臣竊懼焉倘或時移歲久疑怒俱冷是非都消之後諸大夫國人皆以臣為可恕可容則臣亦當勉自淬礪猥以章句陳腐復近 清光矣 上答曰卿以宏廓深量何不度予意之勤懇耶此實予之於卿誠之一字未孚而然也嗚呼卿之進退實關陰陽消長之幾卿宜念我卿之心懷予已知之予之心懷卿必知之而荏苒歲月未見其相孚之實予誠中夜興嘆深愧於古昔君臣之事卿其體予至意速改遐心以副予望且以輔養元子之意前已下諭而予之所望尤切於此卿宜念我仍 命遣史官傳諭○咸鏡監司閔昂重 啓行量田初昂重私自打量咸興田賦仍請依京畿量田事目盡均一道田政戶曹請使昂重勾管舉行至是昂重令都事評事分管南北道會寧以北及三甲

茅邑令咸興入前郡守朱蔡韓友琦前叅奉鄭時元分察且請依甲戌年例假以從事之稱以重其事嶺北田土瘠薄而既量之後徭賦重於前日民不便之○戊申時霖雨不止禾穀損傷設行禳祭於四門○獻納尹抃上疏略曰臣聞彗孛之變其應最酷說者以為兵荒之徵此豈君臣上下晏然閑暇之時也諸臣前後上言論朝政之得失者非止一二而臣獨以民生困悴為即今根本之憂諸色軍兵徵布之役實亡國之道也因請舉一國軍兵一年番布特與蠲免使軍民翕然蒙國家非常之澤而且出各衙門所儲銀布以救積困之民畿甸大同減其二斗一如湖西而凡係雜役皆自常平廳備給以解畿民倒懸之急上答曰嘉爾進言之誠所陳事當令廟堂議處備局請於榻前稟議大臣皆以為難行事竟不行○平安道大水且海溢大風折木拔屋監司以聞○慶尚左兵使成鈇替番御營軍狀啓中有追書錯謬處政院請推考上以莫重軍政慢不舉職之狀不可推考而止命拿問定罪○己酉太白晝見○壬子太白晝見○全羅道靈光等十六邑海溢○癸丑太白晝見○上御熙政堂引見大臣及備局諸臣領議政鄭太和曰今年農事頗有可望而猝值風水之災禾穀損傷極可慮也左議政洪命夏曰彗星纒滅而風水之災又如此願聖

上益加恐懼焉且嶺東旱災近古所無而江陵尤慘已令監司親審啓聞以為賑救之地而恐不無匹夫抱寃之事請本道未決刑獄一一啓聞令刑曹疏決上從之刑曹判書金佐明曰金謹行所約潛商疏黃事今當稟處矣上曰其數幾何佐明曰向則一萬五千餘斤今至二萬七千斤矣太和曰此事初出於政府奴之欲為免賤計潛買以來而故相元斗杓自備局分付譯官密令商賈往約於彼中矣戶曹判書鄭致和曰潛商乃彼國極禁而我國所為館倭無不洞知豈不有傷於國體乎臣意以為此後則不可不痛禁也禮曹判書李一相曰大王大妃殿進豐呈事以府夫人祥制未盡尚未稟定矣上曰待祥制盡即當舉行而儀注何以定奪耶太和曰丁酉年進宴時一依家人之禮比諸豐呈似為從容矣上曰今亦依此行之而丁酉年則只於大王大妃殿設行今則當行於兩殿矣曾聞仁祖甲子年為仁穆大妃進豐呈而仁獻王后亦同參今當依此設行而但其時仁獻王后為連珠府夫人故不得各設其勢然也今若同設則王大妃必有行禮一節矣太和曰行禮果似有碍依丁酉年例行之而兩次設行宜矣上曰依此為之致和曰故校理尹集以斥和死於虜中當其去時仁祖大王引見以顧恤老母妻子為教仍給月

廩于其家今聞集妻死而家甚窮乏限三年仍給其廩俾供祭奠何如太和曰
聞其未及窆葬似當並給葬需矣 上從之吏曹判書金壽恒曰臣忝元
子輔養官之任而尚不得瞻拜下情不勝菟抑且 實錄今已謄來當有稟定
之事 上曰實錄所載亦甚踈漏矣 太宗朝稱以 元子府侍學官而中
宗朝則直以世子稱之今則當依 太宗朝稱號遵行矣壽恒曰 祖宗朝故
事侍講官多數差出 中宗朝則只以大臣領之 仁祖朝則堂上堂下官有
講學侍學官之稱今亦不可不盡數差出宋浚吉之意亦如此矣 上曰久欲
使元子出來相見而近有疾病若少愈則當令卿等相見耳太和請使禮判及
輔養官相議以定節目 上從之

八月朔日甲寅太白晝見○以權大運為開城留守○司諫朴炆獻納尹抃與
正言權斗樞約行相會禮日晚而斗樞稱病不來炆抃以見輕引避斗樞亦引
避正言李翊相當處置而亦稱疾經宿後始來避大司憲朴長遠以炆之姪子
亦引嫌不敢處置執義李袖請遞斗樞而出炆抃相長遠應教李敏叙等上
劄曰臺諫為人主耳目主一時公議曾前朝家必欲久任之意實非偶然居是
職者宜思盡職不可汲汲求遞也今者正言權斗樞累日呈單既又出仕且與

同僚約行相會無端引疾意在必透事極無據且闕 啓及處置經宿勿許引
避明有近例而正言李翊相不即處置以為引避之資亦甚苟且政院固當援
例以處而矇然捧入亦為失體請正言權斗樞罷職正言李翊相及當該承旨
透差 上從之承旨只 命推考○鏡城大水人畜漂死○乙卯太白晝見○
執義李袖以正言李翊相既被玉堂劄透難免處置乖當引避透○以金佑明
李一相鄭致和為進宴廳堂上時 大王大妃方在完山府夫人之喪喪制當
畢於冬初禮官請前期設進宴廳差出堂上郎廳使預措諸事 上從之○丙
辰太白晝見○以洪萬衡鄭載禧為正言李程為執義吳挺垣為判決事○忠
清監司金始振馳 啓曰水軍之在山郡者生不知櫓楫之為何物而每當水
操時驅之上船則輒發水疾故多以重價雇立土兵此水軍之所以益困而邊
防之所以益踈也今若以水營近地浦民之習水者自募作隊常時任其漁採
春秋習操時則使水軍等計其往還及留糧備給浦民以為操鍊之地而若有
事變則作隊浦民可以登時調發此與陸地水軍利害不啻千百臣與水使李
尚敬同議詢問民情頗有樂從之者請自今定式舉行備邊司回啓請依施
上從之○丁巳先是每年 各陵展謁春則以二三月秋則八九月定式禮曹

先期 啓稟至是 上將謁 長陵命以今月晦開月初擇日禮曹以九月初三日擇吉○戊午太白晝見○內需司以淑明公主宮奴手本肅川地折受田地還屬本宮事牒呈吏曹請移文于戶曹及本道吏曹 啓曰曾因御史書啓以此折受之地每年圯壞無益於宮家有弊於邑民自備局覆啓蒙 乞革罷矣今因手本仍復還屬則朝家舉措未免顛倒若此不已則宮家病民之事終無痛革之日請勿施 上令考見每年改築時手本有無吏曹又 啓曰問于內司則別無改築手本而每年圯壞之說既出於御史廉問則必有曲折不可徒憑本宮所訴直令還屬請令該曹移文本道明查以處 上答曰若無改築手本則其不圯壞可知依手本施行○獻納尹抃聞將營宮室於溫泉上疏曰去夏湯沐之舉出於萬不獲已而特念民隱勿治宮室命停諸道封進城沿路民租八路臣民孰不欽仰 殿下之仁心而第其橋梁之修治假家之營造湖右民力亦已竭矣今又起此役以重困之則已疲之民將不堪矣或者以為玉候方有濕瘡復發之漸如有再幸之舉則不可無預備之道其亦不思之甚也近年連值大無今歲幸免大侵而慧孛纔退太白晝見盲風拔木之慘無非可駭可懼此役之興在可已乎在不可已乎頃當盛暑草草數架既經 臨御

則土階卑宮益可彰聖人之儉德今乃侈之以行殿營繕非所以敬天勤民之道也 上答曰所陳之事予當留念焉 上自溫泉還後濕瘡有復發之漸慈殿累月未寧醫官皆言 慈候亦合浴溫 上欲待春更往已定議於宮中而特不言於群臣間巷及朝紳家頗有傳說者故拊之言如此○左叅贊宋浚吉上疏曰臣竊觀前史時君世主或沉湎於酒色不暇念及於國事者有之或深居大內怠惰弛慢不坐視事之所公事不得出納者亦有之矣噫前所稱者聖明必無之矣後所稱者無乃萬一或近之耶光海之時徐當發落四字畢竟為亡國之一端而論者引而比之於今日臣竊痛之臣聞諸長老 仁祖大王累經大病沉綿積歲而雖當疾欲之日凡干公事未嘗小滯一時臣僚無不聳歎 孝考之世凡有章奏無不立下有時纔入旋答至今傳為美談此豈非殿下所當視倣者耶噫 殿下之自溫泉歸也中外人情之所蘄望者如何人情所在天意可見即今 殿下之頽惰遲緩如舊群工之泄沓悠泛如舊民愁兵怨盜賊鴟張率是以往又將稅駕於何地國家自經丙子之變既亡而存綿綿苟延國體朝章未成形樣脫有變故出於意慮之外則臣不知以何人心以何國勢以何人材可能備禦而拯救之耶臣願 殿下毋狃於目前之小安忘

日後之憂忽遠大之慮頻召大臣三司講究綢繆之策咨詢修省之方以上答
天譴下慰人情上答曰方今寡昧之病實如卿言予用惕慮感卿之憂愛采
篤卿其安心以補不逮○已未太白晝見○正言鄭載禧以朔書不寫引避遞
○庚申司諫朴挺等啓曰平安道各邑元穀之外每年田稅米菽收置本邑
而各樣耗穀專屬管餉耗又生耗逐年增益糶糶之際大為居民所苦與其蓄
積而有弊不若變通而救急目今本道雨水風雹三災並作救之之策不可不
熟講今年耗穀特許減除以施西民一分之惠上問關西一年耗穀幾何戶
曹啓以取考上年會計則平安道分給官糶為三十五萬一千五百八十石耗
穀當為三萬五千一百餘石矣上命蕩減其三分之一○應教李敏叙上疏
陳情為母乞郡上特許依願○辛酉引見大臣及備局諸臣領議政鄭太和
曰宋浚吉陳劄之後積滯公事一時裁決轉圜之美孰不欽仰而許多公事剖
決如流可見聖明之有為若是尤切喜幸若益加修省常如劄入之初則其
幸可勝言哉上曰有稟定事乎太和曰獻納尹抃疏中所陳今當稟定而但
其意欲盡減一年軍布減宣惠廳大同米斗數臣等相與商論則皆以為難矣
上曰時勢誠不可矣左議政洪命夏曰畿邑湖西大同之不均人皆言之不但

尹抃之言也右議政許積曰但京畿量田視他道似歇矣戶曹判書鄭致和曰楊州之民以田役不均方請改量而楊州近京多士大夫田庄田政最難似當差出量田使矣太和曰何必特差令本道監司本州牧使及戶曹堂郎勾管似可矣上曰依此為之許積曰聞忠清監司金始振喪其獨女日夜號哭飲酒無節旬宣之任何可付諸失性之人乎太和曰若只遞差則恐有後弊不可不罷職上曰依為之言于吏曹擇差其代可也上仍命刑曹判書金佐明取五月榻前審理時律名之涉於疑誤者更加審理○以李光迪為正言吳挺垣為左副承旨宋奎瀛為修撰南二星為副修撰任義伯為忠清監司全東屹為慶尚左兵使柳斐然為全羅右水使○慶興甲山等七邑雨雪尺餘○壬戌太白晝見○司諫朴燧以榻前啓辭後不以簡通於同僚引避遞○賊人朴從善結黨潛隱於城中作賊捕得從善等四人梟示○癸亥太白晝見○先是江陵人有無子而有女者身有惡疾其女夫即本府官奴也慮其病之傳染與其妻及妻母同謀生納於甕中而埋之一境傳說藉藉而鄉所等以其事關綱常恐生事本府戒府內無敢傳播至是大司憲朴長遠等啓曰以女弑父妻殺夫之大變而經年掩置聽聞駭憤請令本道監司查出啓聞以為處置之地

又啓曰水原府使朴敬祉到任之後政委下吏醒日常少且上年田稅因本道監司待秋收捧之請自 上有姑勿督捧以紓民力之 教而敬祉不待回下徑先督納於農時阻飢之民及其船運覆沒已徵之米又將再徵闔境怨咨聽聞可駭請罷職 上從之○甲子太白晝見○以李袖為司諫李尚逸為判決事李程為副修撰尹宣舉為執義李敏叙為開城經歷○乙丑太白晝見○上御熙政堂召對叅贊官趙復陽等講心經左議政洪命夏左叅贊宋浚吉亦入侍浚吉曰昔在 先朝臣與趙復陽進講此書 先王於先儒疏中景取西山真氏莊敬自持之說蓋初學不知下工之地則無可用力故此章指示用工之方至精至切所謂莊敬自持者乃下工之門路工夫到此然後酬酢萬變無往非中矣 上曰利害得喪二其心者何謂耶浚吉曰人臣之事君有可言之事而或怵於君上之譴怒或愛惜爵祿而不肯言皆是二其心也命夏曰人臣事君此患最多若不顧利害得喪則豈不有可觀者乎復陽曰此則係於人君自 上若察於群臣擇其不顧利害者而用之則豈有徒懷保身者乎浚吉曰聞長老之言 宣祖大王躬逢大亂干戈搶攘而尚不廢日三開筵其勵志不怠如此故能致恢復矣至於玉堂儒臣最加愛惜一時除拜多出睿簡故群臣

各自奮勵思盡其才今則都無聳動之舉李敏叙李端夏文學最優而端夏經年塞外尚未召還敏叙今又出外如敏叙者雖在外尚且召還豈可遽爾外補乎命夏曰敏叙之為開城經歷甚非政體矣浚吉曰敏叙之兄敏章曾經守令若除畿邑則亦可遂其便養之願矣上曰應教李敏叙仍差本任其兄使吏曹除畿邑守令浚吉又請叙用李端相且曰文學固當獎進而名節尤不可不養如尹絳退居安山朝臣莫不多其風節不可不獎勵也上領之○丙寅掌令尹舜舉以其弟宣舉為執義引避遞○上召對宋浚吉趙復陽等講心經訖引見大臣及備局諸臣左議政洪命夏曰竊聞北道人情皆以為不出數年將有變故頗懷憂懼云甚可慮也北道與西路有異別無有煩於聽聞者城池修築恐不可少緩聞往來北路人之言如城津形勢固好而磨天嶺亦不可不守云矣上曰以便否問于本道監司可也浚吉曰臣聞長老之言壬辰十年前有彗變終有壬丁之亂戊午年蚩尤旗出天下之亂至于今日今又有彗變太白至於連歲晝見豈有天變如此而能保無事之時乎且江陵慶州人紀之變尤有倍於天災矣大司憲朴長遠曰關西一路以與彼人接境之故武備弛廢無一可恃脫有緩急則何以應變誠能擇遣守令使之密觀機宜從便修補

則庶可以得力矣。上曰：自今以後，西路守令擇差可也。正言洪萬衡啓曰：今陵幸已定，而秋穫未及，軍兵蹂躪之弊，不可不慮。請令將領嚴加禁戢，亦勿廣治道路，以傷禾穀之意。分付京畿監司。上從之。○丁卯，司諫李袖等啓曰：江陵府使崔文湜為營累代墳山許多碑石，取於旌善地，調發飢民踰嶺輸運，累糧赴役，長立路上，其疾怨之狀，不言可想。賑救之責，不可付諸此人。請罷職。上從之。○大司憲朴長遠等啓曰：安東判官崔海聖頃於前府使韓震琦之死也，初喪棺斂多，不顧見朝夕祭奠，亦不備給。遠近聞者，莫不寒心。請罷職不叙。上不從。屢啓乃從。○原襄監司李俊者，馳啓江陵等三邑凶荒，特甚。民方饑餓，請移粟以賑之。且一依己亥年例，蠲減賦役。命以咸鏡慶尚兩道附近邑穀物移賑。○平安道成川等六邑大雨雹，百穀草木蕩然無遺。監司李正英以聞，請退捧官羅各穀。許之。○戊辰，以李東溟為掌令，鄭載禧為正言。李敏叙為應教，吳挺緯為禮曹參判。○左叅贊宋浚吉劄曰：臣竊聞太廟樂章顛錯甚多，取考五禮儀樂學軌範等書及國朝諸名臣狀誌所載，則太廟以保太平九章十一聲通用於各室，初獻之時，以定大業九章十一聲通用於亞終獻，其贊頌先德之章止於世宗大王時事，而以下則闕焉。文昭殿未

罷時其所用樂章則各室各製之夫太廟諸室以九章通用而文昭殿則各製用之其意義所在誠未能曉也宣祖朝黃廷或為禮判請於太廟一室各撰一章仁祖朝吳允謙於延中亦有此請廷或允謙皆名臣其所云云必有所見而允謙之啓諸大臣雜議皆不採用但為宣廟別製樂章而用之孝宗朝權堦為掌樂正上疏請釐廟樂且請依宣祖廟庭例別製樂章於仁祖之廟諸大臣皆以為不可而止夫既為宣廟別製樂章則其上焉若世祖成宗中宗三世室下焉若仁祖孝宗兩廟獨不可別製者亦臣所未曉也且太廟所用之樂雖名以一樂通用而實則各室各奏一章故不但事功各異不相合着九章所奏止於九室而太廟今為十室則孝廟第十室無所可用之樂故不獲已以引出曲繹成章用之引出時則又疊用其章亞終獻亦以引出曲永觀章用之永寧殿所奏亦與此同噫此何等而其所用禮樂顛倒錯戾一至此耶誠可駭矣且其所製樂章長短不齊其甚短者則一室之禮未訖而樂章先畢故伶人輩或再奏其章且宣廟今為第七室其樂章既有舊所用者又有新所製者於太祖室亦只用一樂章而宣祖室則用兩樂章凡此皆未安之甚者也且初亞獻所用樂節文武不同音調各

異而宣祖室追製者則通三獻皆用之此亦非義例也且樂院所藏諸樂章註說顛倒錯亂不成倫序亦宜在所釐正淨寫入刊永為後觀也臣願殿下臣此劄令諸公卿雜議從長變通以新一代之禮樂無貽譏於後世上命議于大臣領中樞府事李景奭以為今見宋浚吉劄辭欲從長變通以新一代之禮樂意甚盛也而臣粗聞先輩之餘論太廟永寧殿之樂雖似錯雜未即徑改者意有存焉往在仁祖朝因相臣吳允謙筵中之啓考諸實錄詢諸儒臣議大臣再三啓稟未克折衷只於宣祖廟撰用樂章矣惟我仁祖大王明倫紀於既敷奉宗社而重興盛德偉烈卓冠千古別有樂章在所當然為先稟定乞協輿情至於太廟初獻奏熙文保太平亞獻奏昭武定大業引入引出等樂並奏列聖之室通用永寧殿雖云未安厥有意義故相臣李廷龜判禮曹時有所考據敷奏詳悉且於辛卯年相臣金堉之議亦可考矣惟在禮曹並達睿聰廣加詢議以為從長講定之地領議政鄭太和以為我朝太廟樂章差謬之說自前有之而頃日適逢左叅贊宋浚吉親聽其言今又見此劄釐正之舉似不可已但念世祖以下累代樂章到今追述有不可也宣祖廟已用樂章還為省去亦不可也因循至今必以此也莫重廟

樂非臣昏昧所敢論定令禮官博詢儒臣熟議稟處左議政洪命夏以為自古帝王有功德則必有廟樂既為宣廟別撰樂章則仁祖廟樂尚今闕焉孝宗廟室亦無可用之樂以引出曲繹成章用之豈非大段未安者乎儒臣陳劄意非偶然似當有釐正之舉而第未知今之詞臣所撰樂師所調果能叶於樂舞之節而無所差謬否也莫重各室已行樂章似不可一時容易變改臣之愚意竊以為仁祖孝宗兩廟樂章令詞臣姑先撰出被諸管絃叶於音律然後用於兩室容或得宜且樂院所藏樂章音註錯誤處則亦令禮官與該院講究釐正右議政許積病不議上命於後日登對時稟處○已巳慶州弒父罪人李萬伏誅初慶州人李慶楸踈其妻其妻郭英怨之與其子萬及婢玉梅及同戶人士男等乘夜結黨斫殺慶楸監司以聞上遣敬差官申厚載按問厚載未至而英先斃於獄中萬黨皆就服遂拿致鞫問於禁府上以李萬窮凶極惡不可一日容息於覆載間命勿拘弦望忌即行刑玉梅及同黨士男處斬餘皆分等定罪降慶州府尹為府使罷其倅慶州是舊都例當降一等為牧使而以李萬弒逆之變振古所無不可以常例處之故特降府使○定元子與輔養官相見禮儀節元子輔養已行前例考出實錄而無明白可據之

文故禮曹請與輔養官相議參酌相見時服色定以童髻玉簪鴉青團領曾楷
 玉帶黑靴子禮數則依師傅相見禮 元子講學出入時擇定老實謹厚宦者
 使之陪從講學廳設於侍講院○辛未太白晝見○ 上御熙政堂召對趙復
 陽宋浚吉等進講通鑑唐太宗記訖 上曰講學廳節目誰與議定乎刑曹判
 書金佐明日昨日臣等與禮判及宋浚吉相議為之矣 上曰予於辛卯年師
 傅相見時以唐首着袞龍袍矣空頂幘乃平天冠去板者而正禮時所加之冠
 也帶則用玉帶 仁祖朝則元子以黑直領帶玉帶矣浚吉曰禮曹判書李一
 相獨先以黑直領細條帶雙童髻為定而臣意則以為空頂幘水晶帶似好故
 如是定之耳 上曰昭顯未冊封之前為元子故服細條帶黑直領而予則直
 為冊封故未冠前亦着黑團領蓋團領不必拘於未冠已冠而既着團領則不
 可用細條帶浚吉曰臣意以為 世子着玉帶未冊封前則當着水晶帶甲子
 年昭顯為元子時服色必有可據者而不在於禮曹未知內間有之乎 上曰
 無之佐明日然則當改儀註而但未知自 上兩御水晶帶尚在否乎 上曰
 有之浚吉曰臣等意則以未冊封故欲差別於 世子服色 上曰予則欲直
 為世子之服色矣浚吉曰雖未 冊封禮節與 世子無異乎 上曰然浚吉

曰自 上為世子時着空頂幘乎 上曰以其未冠故為唐首矣若已冠則當
着翼善冠矣浚吉曰唐首即雙童髻耶 上曰唐首即士夫家兒童所安之髻
也 上曰玉帶之下當着龍袍而今若只用玉帶不用龍袍則何如凡國家大
禮世子服黑色帶用青而實用玉帶故子之欲用玉帶者此也佐明曰然則不
用曾襜乎 上曰世子黑段團領前後曾襜俱有肩花世孫則方曾襜今若去
肩花而只用團曾襜則何如有肩花而後謂之袞龍去肩花則不謂之袞龍矣
佐明曰然則服色當定以黑團領團曾襜去肩花而玉帶 上曰然且輔養官
四人齊會相見若有故則輪次相見而不必擇日可也處所則當設於侍講院
而似太遠矣浚吉曰講學處所則當自內斟酌以定 上曰宣政殿隅有曾開
書筵之處而亦似遠矣師傅相見禮則世子迎於庭中相向答拜而已似不必
用儀注浚吉曰此則自 上斟酌行之好矣 上曰會講與朝講有異會講則
當用師傅相見之禮矣浚吉曰初見師傅時不可不備禮具禮服而常時則自
當隨便行之何必每具冠帶乎所謂儀節不過升降拜揖節次而已然亦不可
不講定矣 上曰所講之書當先何書乎浚吉曰小學一大文可能學之否
上曰一大文音則能讀之而至於釋義則似不能矣浚吉曰竊聞 元子方講

孝經信否 上曰孝經初頭大文偶聽他人之讀而學之矣浚吉曰講孝經則何如 上曰孝經一二張已能學之若因而講學則好矣浚吉曰然則當以孝經進講矣 上曰可命夏曰相見行禮之後則臣與領右相迭為進見何如上曰 祖宗朝大臣為輔養官卿等出入頻見何難乎浚吉曰擇於朝臣堂上堂下有名望者皆令差出講官使之迭侍何如 上曰元子常在宮中厭見有髯之人予所以姑令卿等數人迭相出入者以此也若至習熟之後則雖多出宮僚無不可矣浚吉曰臣知 聖意之所在也自今以後每以一人相替進見則好矣 上曰卿劄所陳樂章已令議行矣浚吉曰 廟樂未備若得釐正則其幸可言蓋 廟樂只有九章每一章各述一室功德而今乃以贊 穆祖之詞用於 太祖之室以贊 翼祖之詞用於 太宗之室豈不乖舛乎 上曰引出引入者何意耶浚吉曰乃引獻官出入之意也 上曰何以為十一聲耶浚吉曰九章合引出引入而為十一聲矣即今 孝廟為十一室而樂則九章故至十室無可用之樂不得已以引入章用之豈不未安乎命夏曰昔在 仁祖朝故相臣吳允謙陳達於筵中 仁祖慨然欲改考出 實錄則只有七章矣故相臣李廷龜時為禮曹判書請議大臣又上劄以為漢時廟樂只用於有

功德之室明時亦然其時大臣尹昉申欽等議皆如此故只製宣廟樂章矣
穆祖以下四祖桃遷之後四祖室所用之樂仍用於太廟人皆以為未
安矣上曰永寧殿用何樂乎命夏曰永寧殿亦用此樂浚吉曰臣聞文昭
殿未罷之時則每室各製樂章以用之矣上曰文昭殿之設用何禮而罷於
何時乎浚吉曰蓋倣漢原廟之制而罷於壬辰亂後矣先王以事死如事生
之意別立文昭殿日三祭之矣上以樂章授示命夏令讀之浚吉曰掌樂院
有樂學一冊而各章註說淆亂無倫若入睿覽則可以知之矣文昭殿樂章
各奏各室故極為精當若以文昭殿所用之樂用於太廟則好矣命夏曰雖
欲變通既無曉解音律之人決難製作歌曲叶於管絃此最難矣無已則只製
孝廟樂章而試用何如浚吉曰何必先試若欲盡改有何難乎廷龜不能盡改
其謬只製宣廟樂章以試故竊聞其後既奏舊章於宣廟又疊奏新曲此
甚未安矣上令承旨書樂章以入○壬申以南龍翼為刑曹叅判尹絳為知
經筵朴長遠為同知經筵李時樞為右尹○咸鏡監司閔昂重狀啓本道六鎮
各堡尤甚踈虞一堡士兵至有不過二三戶者若以他道罪人全家充軍之類
分配于六鎮則數年之內庶可漸充矣備局請依此舉行從之○甲戌右議

政許積判尹吳挺一禮曹叅判吳挺緯奉審各陵後啓曰臣等進詣厚陵詳細奉審則其石物傾側之狀雨水流入之慮有極可驚心者欲仍舊修改則無一石完全有難着手改封之舉似不可已而但陵上石役之不精既如此則封內不見之地安保其必能堅築無意外之患乎臣等反覆思量誠極難處請廣詢諸大臣從長善處上命議大臣領府事李景奭以為伏觀厚陵奉審書啓誠極寒心修改之舉似不得不爾而若並慮其未睹之地遽興陵上大役則或不無難悔之患此又不可不深思也領議政鄭太和左議政洪命夏以為陵上許多石物無一完全改封之舉雖不可已第念封內不見之地或有意外之患則難處之事有甚於此請與奉審大臣十分商量後日登對時稟處從之○黃海道海州等七邑大風雨鳳山雨雹又大風雨遂安連夜霜降黃州金川瑞興牛疫大熾○乙亥太白晝見夜月入東井○丙子以郭聖龜為掌令李端夏為副修撰具文治為水原府使○上患脚痛御熙政堂受鍼都提調許積等入侍請停陵幸從之積仍達厚陵事上命待諸大臣齊會共議積等將退上謂之曰予有欲議之事矣慈殿症候本出心火近來濕熱極盛當夏則浮氣脹症往來無常秋冬則差歇以此觀之明是濕熱也

至於藥物徒苦口而無顯效常切憂悶自予收效溫泉之後既知溫泉神於治濕故切欲奉往沐浴而事甚重大不可不議審故欲與卿等相議耳積曰臣等待罪藥房已久 慈殿症候豈不知之乎既是濕熱而自 上已試見效則行幸之舉不可但已臣等何敢異議乎請更問于諸醫 上令遍問諸醫諸醫皆合辭言 慈候浴溫神效無憂 上意遂決謂積曰予所以議定於今日者忠清監司近當下去到彼啓稟不如面議故欲定議而分付于監司也積曰此舉極重大不可以臣等及醫官之言率爾斷定更詢諸大臣而從容商確凡料理之事監司下去之後前期分付使之整理 上曰左相方在賓廳命招以問左相洪命夏入來 上命許積言之命夏曰 慈殿舉動誠重難而若明知沐浴見效則臣何敢異議乎 上曰諸議已定宜分付于忠清監司命夏曰自上若欲定行則當明白下教使朝廷皆知之不可但議于此使群下有竊議也曾聞李浣柳赫然之言則布帳最有弊墻垣不可不預築 上曰御室若添作一室則可容矣金佐明曰曾有行宮之基石礎俱在若營建於其基則好矣上曰此事不必出舉行條件而諸事預為料理舉行可也積曰當更問於他大臣乎 上曰不必急問當從容面議矣○丁丑平安道大雨水漲陽德民四十

九人昌城民二人壓死成川民十六人渰死監司以聞上命本道舉行恤典
○戊寅太白晝見○己卯倭一人漂到三陟二十一人漂到長鬐各給衣糧入
送于倭館○領議政鄭太和身病呈辭上命不允批答○庚辰太白晝見○
以鄭萬和為刑曹叅議洪萬容為修撰李端相為副應教李世長為待教黃道
昌為南兵使○辛巳太白晝見○正言鄭載禧洪萬衡啓曰江都之禍前古
所無其時當事之臣次第伏法則李敏求之獨免刑章實國人之所共憤也其
負犯既如此故當初臺臣之啓至有敏求之生慶徵之寃也等語此豈非嚴截
之論乎三尺不嚴漸蒙寬宥終至宥謫而給牒任其閑住以至今日則其於敏
求亦云幸矣曾在先朝雖有叙命三司並論竟回天聽逮至聖明嗣服
之後亦嘗有收叙之典而臺論又發得請乃已王法之難撓公議之難遏大罪
之不可全釋於此可見不意今者恩叙又下復齒西班有同尋常被罪之人
循例蒙叙者然豈可以歲月之寢久需澤之普遍一例收叙使之厠迹於朝籍
乎凡在瞻聆莫不驚駭請還收李敏求叙用之命近來賊法不嚴貪污之人
無所懲懼前後接迹而國法漸弛無一人正其罪者輿情憤鬱固已久矣黃瀆
貪賊之狼藉實非尋常之比斷以邦憲固難容貸而屈法伸恩得以假息雖終

身廢錮於渠亦幸曾於上年亦有叙命而因臺啓而旋寢蓋其所犯至重有難全釋故也今因頒慶又下叙用之命臣等亦知聖意之有在而以瀆之罪初既減死後漸寬宥至給職牒則聖明之為瀆地亦已過矣今若復齒仕籍則日後貪婪之輩將何所畏哉請還收黃瀆叙用之命上不從○忠清道牛疫大熾○壬午平安道染病熾盛死亡甚多九月朔日甲申太白晝見○掌令李東溟持平申厚載申命圭大司憲朴長遠等以奉常寺草記有侵斥之語引避處置請出○乙酉太白晝見○丙戌太白晝見○上御熙政堂引見大臣及備局諸臣左議政洪命夏曰厚陵改封之舉似不可已而極涉重大若去莎臺而改封則似好矣右議政許積曰既是一百五十餘年之久今若改封則當有杵築之事豈非未安之大者乎上曰不用莎臺則不加杵築乎積曰只為均土而已上曰然則只用欄干石而封陵基址稍拓於舊制可矣積曰今溫陽新造御室則慈殿當入御前造御室則自上當入御而百官假家逼近於新造御室此甚不便請圖形下送令內官主掌分付上曰使戶判主管為之積曰一路官舍慈殿所御之室日後使客似不得入處不可不別作寢室領議政鄭太和曰甲子年仁穆

王后幸公州時所御之室其後使客入處不必別作寢室也命夏曰待教李世長既修時政記藏于春秋館而有遺漏事欲追書而史庫不可任意開閉請令世長與上下番史官共開庫而添書以藏世長今方入侍若下問則可知矣上以問世長而欲許之副提學趙復陽曰世長所謂遺漏未知何事而人若援此為例擅開史庫任意刪改則其弊可勝言哉世長遂不敢復請○元子與輔養官宋浚吉行相見禮於熙政堂之西別堂元子位東西向設席輔養官東向設席輔養官至書堂具黑團領內侍跪贊請內嚴輔養官立於宮門西東向內侍白外備元子具童髻玉簪鴉青團領曾褙玉帶而出內侍陪衛降立東階下輔養官至西階下先陞元子自東階後陞輔養官就位元子就位頓首再拜輔養官頓首答再拜訖輔養官降階元子降立東階下輔養官出門內侍跪白禮畢元子還入內時元子年甫五歲行禮儼若成人進退升降無失禮輔養官及內侍輩莫不歎服○以十八日定行觀武才於春塘臺以文臣庭試為對舉○行副護軍趙綱上疏辭月俸上答曰卿毋固辭安心領受○丁亥以金萬基為執義南二星為吏曹佐郎尹鏞為吏曹叅議李時術為右副承旨李有相為修撰李世長為奉教○元子與左相洪命夏右相許積

行相見禮 上特命與大臣相見而領相鄭太和以病在告故左右相先行之

○戊子 元子與輔養官金佐明金壽恒行相見禮○左叅贊宋浚吉上疏請

浴溫泉 上引見浚吉曰臣幸得拜 元子 宗社臣民之大慶實在於此喜

悅之心難以形容非獨小臣外廷諸臣無不欣欣矣自 上若盡修身正家之

道使 元子得以取法則豈非國家之福乎輔養之責雖在於諸臣而諸臣進

見有時不無十寒之慮至於恒置膝下隨事教誨則唯在 殿下矣臣老病日

甚欲趁今向涼之時得暇往浴敢此申請矣 上曰即今天氣已涼卿雖下去

必不得從容沐浴且卿若下去則誰與教導元子乎元子曾前惡見有髻之人

而自見卿後常欲更見今日聞卿入來方欲出見矣仍 命元子出來 元子

唐髻玉簪藍色道袍紅絲帶黑靴而出北向再拜坐於 御座之左浚吉曰臣

壓尊不得答禮極為惶恐 上謂元子曰曾見左叅贊否 元子對曰見之矣

上含笑諦視 元子眉目清朗神氣秀拔端拱危坐周視諸臣入侍之臣無不

竊喜少頃 上命元子入內 元子起再拜而入浚吉曰竊觀 元子行禮揖

讓拜跪無不中度雖或預習於宮中若非天質之美何以如此自今當勉令講

學以開益其性所講之書當講孝經矣 上曰字音想必不鮮先講訓蒙字會

乙巳

何如浚吉曰講孝經兼講字書則好矣且講學之規今當先定逐日開講乎抑
間日乎 上曰間日為之可也開講時輔養官例以一員入參而若無故則雖
並參可矣浚吉又請往浴 上勉諭不許浚吉曰竊聞將有進宴之舉而考之
時勢有不可者即今外方連有風霜之灾民事已無可望而向來天灾亦可驚
心當此之時為此豐亨豫大之舉則外方聽聞將謂如何况帝王之孝不在於
口體之養而在於 宗社鞏固百姓安樂而已似聞明春將奉 慈殿往浴温
泉若待 慈侯平復年歲豐登然後舉行盛禮則豈不便好乎 上曰自國恤
後連值凶歉尚未得進宴於 兩慈殿壬寅年年事稍豐將欲設行而 萬壽
殿遭喪制又不得行 萬壽殿喪制盡於冬間故茲與大臣相議欲行於冬末
春初若一年二年漸至遷延則恐終無可為之時群議或有欲行豐呈者而此
則實是豐亨豫大之舉故只欲略設進宴少紓至情而已浚吉曰凡人君舉措
若少不合於天意民心則恐非帝王之孝曾在 先朝丁酉年間將設進宴而
適有冬雷之變臣陳達於 榻前則 先王即命退行此實合於畏天之道矣
上曰人子愛日之情只恐流光不待後悔莫及故有此不得已之舉也浚吉曰
臣等亦有父母聞此 聖教何敢更違但臣意則帝王之孝不在於此若先行

其大者則如此等事雖或不行何損於孝乎○已丑太白晝見○掌令李東溟
持平申命圭 啓曰臣等頃以太常之事未免瀆擾處置之際循例請出黽勉
齋宿將以趨 命而處置四日 召牌始降竊自疑惑未知其故若以臣等為
不足齒數則初不當處之踰分之地以玷名器也若以引避之舉為不合 聖
心則固當明諭而退斥之也若諉以不緊放過而然則此非明主設臺諫寄耳
目之道也此豈臣寮之所望於 殿下者哉此無非臣等之不肖自取賤侮之
致何敢苟冒乎 上答以勿辭○司憲府 啓曰李敏求江都僨事之罪臣等
不必煩縷而敏求之罪又有甚於此者當其在謫時取鄭命壽所畜女之弟作
妾交結命壽敢生脅迫圖解之計當北人出來之時密囑命壽大加咆哮 仁
祖大王至以當初未即舉正王法致有此辱大為悔恨不得已姑令移配使敏
求少有人心則宜欲自磔不得而終乃率畜其娼自以為得計古今天下為人
臣子而交結隣賊脅制君父豈有如敏求者哉原其前後罪狀則至今假息於
覆載之間已為失刑之大者况可給牒收叙復齒爵秩乎請還收李敏求叙用
之 命 上不允後從之又 啓曰畿輔保障雖曰重任比之制閩固不可等
班而頃日水原府使薦望也並擬三路節度終歸於塞北閩帥官方政體不當

如是且水原之距北青至於十數日程交替往來之際必致經月彼此迎送之弊又不可勝言請前南兵使具文治仍授前任水原府使更以無故人極擇差送 上不從○忠清監司任義伯陞辭 上引見問本道農事義伯曰初有豐登之望旋以風霜淫雨禾稼損傷至於田穀尤甚不實云矣溫泉營建之役臣當下去料理而頃與右議政許積相議且受御室圖形而去矣 上曰其圖形乃 慈殿所御之室而舊基階級太高恐有受風之患撤其二級只存一級且其制度不必太廣以二間通為四間則好矣義伯曰如此則無乃太窄乎 上曰廣其間架則不至太窄矣且予曾前所御之室則不必更廣其制若加葺前楹則諸臣入侍時可以容接矣予之此舉出於不得已不欲重勞民力卿須惕念善處必令無怨可也義伯曰臣曾任慶尚監司時以道內人節孝卓異者及有才行可用者別錄啓聞而其中榮川士人鄭道昌其父為叛奴賊黨所殺誓欲報仇七年服衰日日號哭於官門捕得賊魁而以餘黨之未盡捕猶不脫衰張顯光以為 先王制禮不可徑情故始脫衰心喪盡除賊徒而年五十始娶妻里人感其誠孝刻孝子里三字於里前如此之人似當別施褒獎之典矣 上曰言于該曹○月犯土星○庚寅全州等五邑蝗○辛卯太白晝見○壬辰

太白晝見○以李有相為吏曹佐郎洪處厚為兵曹叅議洪處大為判決事○
執義金萬基等 啓曰各道糶糶身役無以徵納之類使之抄出啓聞者出於
聖上應天恤民之盛意為道臣者所當體朝廷德意使實惠下究而忠清前監
司金始振乃於列邑抄出之際使之大半減去以致窮民嗟咨至以朝家命令
之無實為怨其膠於纖嗇之習而不能奉承德意使民生大失顛望之心有非
尋常失誤之比請金始振從重推考令新監司分付列邑更加抄出以為一體
啓聞之地 上從之○元子始講孝經輔養官一人輪次進講而以方在冲
年只行單拜禮每日講孝經一大文習大字一字日以為常所着服色從便以
便服接見○甲午太白晝見○乙未太白晝見○司諫李袖等 啓曰國家之
有蓄積所以備旱澇而擬緩急也目今八路儲峙雖未能詳知而兩西則雖十
室殘邑不下數萬石其他各道諸邑所儲多少不齊穀多之邑則糶糶之際民
不支堪未免逋欠之患穀少之邑則倘遇凶歲民皆望哺至於就糶他邑實有
病博施之歎今若取考各邑田結多寡酌定其元數每年分糶並耗收捧元定
實數之外如有餘裕運致京倉以備軍需則諸道民力可以少紓大農經費亦
不無補請令該曹就議廟堂各邑糶糶隨其田結多寡一定元數以除民間一

分之弊 上從之○丙申太白晝見○大司諫李尚真上疏略曰當今百弊各有其由而其責專在於君相 殿下無振作之志少剛克之威所以國綱日頽庶事漸隳群下皆以為 玉體違豫之故及今愆度復常臣民同慶尤有望於勵精出治頃因儒臣之疏即有轉圜之美許多奏牘一時盡判遠邇共賀若披雲觀天曾未幾何猶夫前日唯此一事無復至治之望因此備局諸司之積滯公事閱月經歲者不知其幾 殿下何以責大臣大臣何以匡 殿下君臣上下悠汎若是將置國事於何地况又大臣專務姑息其視民事有同秦瘠變恠繼作飢饉荐至而終不思慰民弭災之策或有言者唯事防啓致令 殿下恤民之德意不得下究大臣之罪顧不重歟原厥民怨之作實由於治兵斂財之門路甚繁各自程督不勝其擾鞭朴狼藉囚繫滿獄如是者稱以能吏從而陞擢稍有仁心者不忍促迫則請以要譽罪罰隨之故即今名有風力幹才者率多銜能患失之鄙夫自為身謀莫恤民隱民安得不窮且困哉伏願 殿下深留 聖意思所以變通焉且今年農事雖免凶荒請令廟堂計有司一年之費量減其所餘停督其不急一分寬恕俾免死亡則民生幸甚 上答曰進戒切實予當惕念亦令有司議處焉疏下備局大臣皆引咎乞免 上慰諭不許○

左叅贊宋浚吉陳疏乞歸 上答曰數句文字難寫予懷又當面諭也○丁酉以金錫胄為副校理李斗鎮為南兵使○諫院 啓曰慶尚左道舉子權百熹即前日權棍稱名者也得罪儒林被罰之後改名赴舉得占榜首請令該曹拔去榜中以懲士習 從之○金礪臣者安岳人其母洪氏初為鐵原人申光晚妻光晚死後為金義潔妾生礪臣至是有張白雲者與光晚六寸崔樛爭奴婢誣樛曾與洪氏相奸江原監司將推問洪氏則白雲恐洪氏出而辨明則渠之情迹敗露乃教誘義潔及礪臣詐稱洪氏已死而礪臣即其嫡子義潔如其言礪臣至謂洪氏為父妾三四朔產胎黥死渠母乃義潔之妻安岳人鄭大基之女也江原監司移文黃海道查問鄭氏則礪臣果非鄭所生乃洪氏子而洪氏方在義潔家監司遂以狀聞刑曹推問義潔及礪臣則皆無辭就服刑曹請義潔杖一百徒三年礪臣全家徙邊 上命依平安道罪人武進例論礪臣以一罪礪臣不服於結案之招受刑二次其後因疏決竟得免死定配于三水○戊戌太白晝見○掌令李東溟 啓曰臣即聞江陵獄事查啓入來有其時守令矇然不察等語臣之遞歸在今年二月而上年是臣在官之時則臣是查覈中人也何敢冒居臺職引避遞○以沈梓為修撰閔汝老為掌令○引見左叅贊

宋浚吉諭之曰元子始學而左贊成不來卿今又欲捨去開導之功將無所賴卿何忍下去乎浚吉曰臣之孱病遇此寒節決難留住旅邸今欲沐浴溫泉仍歸田里過冬更來臣豈忍永辭元子乎祖宗朝故事因輔養官奉使出外有加出之時即今朝臣中不無其人若問于大臣而加出則好矣上曰卿雖有病莫如在此調治徐待明春往浴實為兩便矣浚吉又懇請不已上曰輔養之責予既付卿卿亦自當若或廢學則其害如何卿須勿拘私情留在可也浚吉曰聖教如此何敢更違乎曾在先朝臣每入侍書筵則先王知臣入來書筵罷後每令留待召對故臣於書筵之日輒侍大朝矣臣於近日亦望有此盛舉而至今不行者蓋緣聖候未寧而然憂傷感慨之心庸有極乎自上往返溫泉之後臣民之想望萬倍於前而竊觀近日凡百舉措無異於前以此推之今年農事之始茂終歉者豈非感應之理乎近年以來彗星風災海溢及慶州江陵之變疊見於一時太白晝見無日不然此豈非君臣上下各自惕慮戒懼之時乎上謂承旨曰左叅贊所言輔養官差出事議于大臣必以老成人擇差又謂浚吉曰元子頗虛弱且今日晷漸短茲欲間日講學矣浚吉曰元子方在冲年輔養為重講學不必急迫間日亦無不可時或連

日講學但不可使有所間斷也 上曰予所謂不時相見云者亦此意也○慶
州興海等二十邑蝗○已亥諫院以黃瀨叙命還收事連啓 上從之○持平
申命圭 啓曰新除授星州牧使李休徵為人恠妄頃任三陟不但不治之聲
播於道路庶鄙之舉罔有紀極決不可復授巨邑以貽民害故朝者發簡徃復
而長官獨終始持難無非臣不見信之致何敢晏然乎大司憲朴長遠以為休
徵之為人居官臣所未詳不敢強從以致矛盾臣之不見信於人審矣執義金
萬基以為同僚以李休徵論遞之意發簡而有非泛然風聞故臣即書送謹悉
矣同僚與長官所見不合相繼引避臣何敢晏然乎並引避退待持平甲厚載
處置請並出長遠等以處置兩出大夫體例再避厚載亦以被斥引避諫院處
置請遞長遠厚載而出命圭萬基 上從之○庚子太白晝見○大司諫李尚
真 啓曰噫今日國事安耶危耶安亦君相危亦君相論國事而不干君相誰
任其責其在大臣之度尚宜容受而加勉不必引嫌而陳劄豈意 聖批止於
慰諭不及勉勵而至以失實勒加為教勒加大臣之罪罪當如何請命罷斥臣
職 上答以勿辭諫院處置請出 上從之○辛丑太白晝見○壬寅太白晝
見○行溫泉陪從諸臣賞格領中樞李景奭領議政鄭太和左議政洪命夏清

風府院君金佑明藥房都提調許積等賜鞍具馬一匹子弟一人除職積加賜
阿多介一坐兵曹判書洪重普御營大將柳赫然吏曹判書金壽恒判尹吳挺
一知中樞鄭知和禮曹參判南龍翼整理使金佐明留都大將李浣承旨李星
徵張善徵宋時詰藥房提調李一相朴世模等加資其餘論賞各有差○癸卯
太白晝見○執義金萬基等 啓曰星州為邑素稱難治若非其人不可濫授
牧使李休徵項任三陟時不治之誚廉鄙之舉不一而足如此之人不可復授
巨邑以貽民害請罷職國有爵賞所以報勞必須賞當其功而後不為虛受僭
授之歸今者諸臣加資六品遷轉之 命實有乖於慎賞之義藥房諸臣保護
聖躬國有大慶施以賞典已有前例而此外諸臣則或陪從或居守只是職分
內事有何功勳之可錄而並施優異之典至於超陞命秩乎請藥房賞典外諸
臣加資六品遷轉之 命並還收 上不從李休徵事 從之○慶安君檜卒
檜昭顯世子之子也昭顯子女皆喪亡獨有慶安至是沐浴溫泉得病昇歸而
卒 上甚悼之下教政院曰慶安君之喪出於不意予甚悲痛 先朝眷養撫
恤卓越千古此誠後世子孫所當法者也言念及此不覺霑襟特 命禮葬以
醫官朴頽不謹救護拿問定罪編配遠地○前參判李行進卒行進粗有文名

而為人輕妄持論浮薄為清議所擯至是卒○甲辰太白晝見○以尹文舉為大司憲李慶果為持平尹敬教為注書○司諫李柚等 啓曰各邑糶糴之際必捧耗穀雖曰流來定式近來凶歉連仍元穀之艱備姑不暇論至於耗穀亦不能充備窮民呼冤職由於此頃因本院之啓管餉耗穀雖已減給而諸道被災處亦不可不一體軫念請諸道中尤甚被災之邑今年耗穀特為減除以示朝家優恤之意 上令該曹抄出尤甚邑稟處○乙巳太白晝見夜月犯鬼宿○丙午平安道嘉山龜城泰川博川安州義州等地大雨雹或如鷄卵禾穀大損道內染病大熾死亡相繼○全羅道牛疫漸熾致斃甚多○丁未司諫李柚等 啓曰今此諸臣加資及六品遷轉之 命實有乖於慎賞之道則憲府還收之請正以此也藥房則職是保護而幸賴神明 聖侯平復循例賞與猶有所據其他諸臣之陪從與留都自是職分之當然有何可賞之事而混被恩典乎請藥房外亟收諸臣加資六品遷轉之命 上不從○憲府 啓曰頃日筵中以進宴妓生中有非妓而濫入於選上者還即下送為 教此實出於 聖上恤弊端軫怨苦之盛意也今聞樂院放送未及下去旋以針線婢被屬尚方云尚方針線婢豈無他可抄者何必汲汲一邊移屬終使 成命歸於虛地乎

請尚方當該提調從重推考 上從之○右叅贊宋浚吉上劄略曰講筵之停
今幾月日仰惟 聖德天成無所資於薰陶之益深宮之中對越之功誠非外
臣所敢窺測而凡入之情對人則莊獨居則肆與勝已者處則敬心生與不若
已者處則驕心生 殿下惟對婦寺不接臣隣為日已久亦安能保無怠惰廢
弛宴安悔尤之作乎臣竊念今日停筵實由 玉體之未寧而然其未寧不至
大段則亦豈無少安時可以引接儒臣之暇乎噫疾病之來固無奈何而亦恐
殿下所以調養之者未盡其道深憂過慮靡所不至臣於向來敢陳 先朝養
心閣之說自有其意伏想 聖明亦必默會於言外矣臣願 殿下遵 先朝
已行之例念聖人慎疾之道常居小閣清心靜攝頻令諸承旨持公事入侍且
召講官進講經史 殿下隱几而聽之夜則設障房中置火於外而召入承旨
講官與之論說古今商確治道清涼之時岑寂之夜其趣味尤深進修調養兩
得其宜其視春塘閱武或致添傷者利害難易不啻懸甚不識 殿下何故肯
為此而不為彼耶即今乾文示警凶歉又甚民將流殍憂虞溢目而大本之地
不立如許惟 聖明警惕而察納焉 上優答之○戊申太白晝見○以朴長
遠為右叅贊○大司諫李尚真上劄略曰藥房提調及醫官之隨 駕者則雖

無鍼藥之功元係保護之事則援以前例猶可賞之留直者混被萬無此理至於大小扈蹕之官其可謂羈勒之勞而並施之乎設有久於此者何以加其賞乎其中整理使及兵房承旨非如搃管等官及他承旨之比而其賞猶不當至於加資况此兩臣俱是前資未久又復陞資大非慎惜官資之道閭巷之間衆口喧傳謂 殿下偏厚於戚畹 殿下何苦賞其不當賞而自貽 聖德之累以啓譏議之來哉若以將兵者論之臣於頃者往來南鄉也聞之道路知其可賞與不可賞矣御營軍則軍令嚴明無一弊端處處官村至今稱頌柳赫然之能勝其任則激厲之道在所當賞一資之加小無不可而訓局及禁軍則橫挈無忌為害不貲一路之人莫不憤怨至罵將官將官可罪也無可賞也大將之常時不善節制亦可見矣則李浣之不當賞不專在於留都也大司馬而不能禁禁軍之驕暴則洪重普之不當賞不專在於無功也可罰而不罰不當賞而反賞則豈不為 聖朝之失政乎疏入累日 批答不下○司諫李袖等 啓曰持平李慶果以不協公議未參臺望者久矣頃日政矇然擬望至於受點請吏曹當該堂上推考李慶果遞差 上從之○庚戌兩司以藥房諸臣之隨駕者外加資及六品遷轉還收事連啓 上答曰藥房及兵曹判書御營大將

整理使兵房承旨內官陸後立文轍金聲輝加資史官六品遷轉外並依啓○
夜月入太微垣端門內○辛亥以魚震翼為持平尹敬教為檢閱○上御熙
政堂引見大臣及備局諸臣江華留守徐必遠亦入對左議政洪命夏曰臣等
頃謁元子非但聖度天成禮數鑿鑿中節實宗社之大慶臣等不勝喜
賀之至元子岐嶷如此冊禮當趁速舉行矣右議政許積曰元子方在冲
年恐不能行禮故臣等未及陳請進見之後始知聖質之夙成如此明年則
不可不舉行矣命夏曰元子冊封例在歲首令禮官儒臣考出前例舉行宜
當矣上曰元子雖似夙成明春則恐不能冕服行禮予之冊禮則在於秋間
是亦前例明年秋間或可行之而當待領相出仕而議之耳命夏曰頃日李尚
真疏陳民瘼合有變通之舉矣今年農事在處失稔而畿甸最甚大豆尤為不
實云今年稅豆量宜蠲減以為民間一分之惠為當矣上曰各道稅豆當為
半減該曹詳細磨鍊以啓徐必遠陳江都軍務可以變通者十三條其一昂足
山城勿復修築也其二井浦鎮移設於喬桐而以其水軍專屬本府也其三革
罷中軍以其所屬軍兵各屬信地也其四別破陣馬隊之類並罷為陸軍也其
五內奴團束作哨之後雖有事變避亂宮家不得使役也其六月串等四鎮水

軍僉萬戶以兵馬僉萬戶改 啓下所屬土兵並移作陸軍也其七移設德浦鎮於通津鐵串鎮於喬桐以其軍兵移屬本府也其八罷烽燧軍歸之正軍也其九本府軍器見在者已多今後措備者則勿為會錄專用於習操也其十本府絕無弓銃等匠弓銃匠各二人以田稅米給料募入永居也其十一本府糶穀元數十六萬六千餘石永為定限更勿加數每年還上及移轉耗計數置簿以充日後元穀欠縮之數留守以下三官及下人應給之米以田結收米用下後以餘數會錄於從前耗穀無面之數軍米則除丁壯正軍勿捧年老而未及老除者年過十六而短小不成丁者量宜捧米以為操鍊時買用軍器之需等事也 上並從之其十二請以本府校生盡定軍役 上命考講後落講者降定其十三請罷島中馬場許民耕食牧子之在島中者盡屬本府 上不許罷場而命以元居牧子給本府立作牧子則屬本場必遠曰不罷馬場則雖得牧子無用處矣臣所達之事皆蒙 允許獨馬場一款終不聽納豈不有傷於聖德乎臣不敢奉承 上命而退矣承旨李慶億曰牧場事雖不得命豈有損於 聖德而必遠以外臣敢發猥雜之言請推考 上笑命勿推 ○壬子 上召對於熙政堂使叅贊官趙復陽讀通鑑唐太宗紀 上據案聽之左叅贊宋

浚吉講說訖進曰頃日所講心經未及畢而何以講通鑑乎上曰予以眼病不能親覽文字而史記則異於他書有同言語故講此耳浚吉曰雖講史記亦愈於全然不講浚吉仍陳病請歸於未寒之前上曰卿之欲調理上來予非不知而即今方以小兒托卿予不責卿以觸冒出入之勞靜居調攝則與在鄉何異哉浚吉曰臣今方侍元子實有不忍去之意第今則勢須必歸上曰予有相托之事卿無決去之義故如是言之耳浚吉曰臣冬節則斷無出入之望雖在京中亦無益矣復陽曰近來開筵之舉國人莫不喜悅此時此人豈宜許歸且以調疾之道言之鄉曲必不及於京洛矣右議政許積曰浚吉之求去臣未能曉也士之為學意在行道而出入筵席位居賓師其所陳達上頗聽從而况今方受元子之托其責之重為如何哉自上必欲其不去則但當推誠而已上謂浚吉曰今卿去國五年偶然上來未及半年又欲下去是相阻之日多而相遇之日少也知卿無可去之義而許之則有欠誠實故不許耳浚吉曰臣爵位崇重恩禮無比鬼瞰其室古有其語如或久留則必致悔尤上不許浚吉曰近來民風世教日益傷敗至有慶州江陵之變誠極驚慘朝家懲惡之典雖已舉行彰善之舉必須並施然後可以有所勸懲矣前此任義伯

為慶尚監司時訪問節孝行誼之人列錄啓聞頃日登對時又為陳達而其孝行尤卓異者不可不為先旌表且聞各道所報孝子烈婦之類自該曹移報政府者甚多而積滯六七年全不舉行其積滯於該曹不為等第者亦多有之請令政府及禮曹劃即施行 上從之

顯宗純文肅武敬仁彰孝大王改修實錄卷之十三

(B)
732.55
4724
[v.21]
no.13
0205358

昭和六年八月二十日印刷
昭和六年八月二十五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21]
no.13